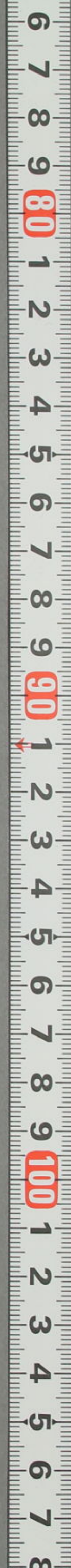


明文在

和
345
6



利
298
6



明文在卷四十九目錄

序

遊西苑詩序

楊士奇

桃花澗修禊詩序

宋濂

遊甕山詩序

倪岳

甲申十同年圖詩序

李東陽

香巖溪亭夜集聯句序

方孝孺

胸海唱和詩序

王衡



明文在卷四十九

常熟薛熙纂
福清翁元登訂

序

遊西苑詩序

楊士奇

宣德八年四月二十有六日上以在廷文武之臣日勤職事不遑
 暇逸特勅公侯伯師傅六卿文學侍從游觀西苑以息勞暢倦於
 是成國公臣勇豐城侯臣賢新建伯臣玉少師臣義少傅臣士奇
 臣榮尙書臣璉臣澂臣中侍郎臣驥少詹事臣英臣直侍讀學士
 臣時勉臣習禮拜命以行時少保臣淮來自退休承命偕行凡十
 有五人又勅中官導自西安門入聽乘輿馬及太液池而步太監
 臣誠奉宣聖旨令遍歷周覽從容勿亟於是誠導之循太液之東
 而南行觀新作之圓殿返而觀改作之清暑殿臣誠爲臣勇等言
 二殿皆皇上奉侍皇太后宴遊之所也臣勇等仰瞻殿庭周廡規

制高明繕作精密凡所以供奉之具潔清鮮好靡不悉備俯而思
惟皇上之聖孝皇太后之盛福皆古今鮮有遂拜稽歡呼萬歲乃
降而登萬歲山至廣寒殿而仁智介福延和三殿及瀛洲方壺玉
虹金露之亭咸得徧造是日天宇澄明纖塵不作引而西望山川
之壯麗草木之芳華飛走潛躍之各隨其性萬象畢陳胸次豁然
心曠神怡百慮皆淨信天造之佳境而人生之甚適也已而中宮
傳奉上命賜黃封之酒御厨之珍令咸醉而歸又拜受命方爵數
行時久未雨忽雲陰東來微雨霑席倉庚如簧和鳴不已眾益以
喜相與引滿勸酬盡醉而出臣聞一張一弛文武之道皇上統四
海之廣撫兆姓之眾一日二日萬幾則以閒暇游焉息焉且奉天
倫之樂於茲誠宜又俯矜左右執事之勤亦俾之預有今日之適
恩甚盛也於是羣臣欣幸遭遇賦詩者若干人詩總若干首臣士
奇預侍宴聞於茲屢矣是以謹序於卷端云

桃花澗修禊詩序

宋濂

浦江縣東行二十六里有峯聳然而葱蒨者玄麓山也山之西桃
花澗水出焉至正丙申三月上巳鄭君彥真將修禊事於澗濱且
窮泉石之勝前夕宿諸賢士大夫厥明日既出相帥向北行以
壺觴隨約二里所始得澗流遂沿澗而入水蝕道幾盡肩不得比
先後纍纍如魚貫又三里所夾岸皆桃花山寒花開遲及是始繁
傍多髯松入天如青雲忽見鮮葩點濕翠間皴皴欲然可玩又三
十步詭石人立高可十尺餘面正平可坐而簫曰鳳簫臺下有小
泓泓上石壇廣尋丈可釣聞大雪下時四圍皆瑤樹瑤林益清絕
曰釣雪磯西垂蒼壁俯瞰臺磯間女蘿與陵苕輻輳之赤紛綠駭
曰翠霞屏又六七步奇石怒出下臨小窪泉冽甚宜飲鶴曰飲鶴
川自川導水為蛇行勢前出石壇下鏘鏘作環佩鳴客有善琴者
不樂泉聲之獨清鼓琴與之爭琴聲與泉聲相和絕可聽又五六
步水左右屈盤始南逝曰五折泉又四十步從山趾斗折入澗底
水匯為潭潭左列石為坐如半月其上危巖峭峙飛泉中瀉遇石

角激之泉怒躍起一二尺細沫散潭中點點成暈真若飛雨之驟
至仰見青天鏡淨始悟爲泉曰飛雨洞洞傍皆山峭石冠其巔遼
覽幽邃宜仙人居曰藥珠巖遙望見之病登陟之勞無往者還至
石潭上各敷鞞席夾水而坐呼童拾斷樵取壺中酒温之實髹觴
中觴有舟隨波沉浮雁行下稍前有中斷者有屬聯者方次第取
飲其時輕颺東來觴盤旋不進甚至逆流而上若相獻酬狀酒三
行年最高者命列觚翰人皆賦詩二首卽有不成罰酒三巨觥眾
欣然如約或閉目潛思或拄頰上視霄漢或與連席者耳語不休
或運筆如風雨且書且歌或按紙伏崖石下欲寫復止或句有未
當搔首蹙額向人或口吻作秋蟲吟或羣聚蘭坡奪觚爭先或持
卷授隣坐者觀曲肱看雲而卧皆一一可畫已而詩盡成杯行無
算迨罷歸日已在青松下又明日鄭君以茲游良驩集所賦詩而
屬濂以序濂按韓詩內傳三月上巳桃花水下之時鄭之舊俗於
溱洧兩水之上招魂續魄執蘭草以祓除不祥今去之二千載雖

時異地殊而桃花流水則今猶在也其遠裔能合賢士大夫以修
禊事豈或遺風尙有未泯者哉雖然無以是爲也爲吾黨者當追
浴沂之風徽法舞雩之咏歎庶幾情與境適樂與道俱矣可不勸
哉濂旣爲序其游歷之勝而復申以規箴如此他若晉人蘭亭之
集多尙清虛亦無取焉鄭君名鉉彥真字也

游甕山詩序

倪岳

漢志祓除晉敘修禊故同年諸君子有上巳之會成化戊子三月
己巳會適主於予故以先一日戊辰有甕山之游山在都城西三
十里清涼玉泉之東西湖當其前金山拱其後山下有寺曰圓靜
寺後絕壁千尺石磴鱗次而上寺僧菴之扁庵在焉然玩無嘉卉
異石而惟松竹之幽飾無丹漆綺麗而惟土墜之朴而又延以崇
臺繚以危檻可登而眺或近或遠於以東望都城則宮殿參差雲
霞蒼蒼雞犬相聞煙火茫茫煥乎若是其廣也西望諸山則崖峭
巖窟隱如芙蓉泉流浚沈來如白虹渺乎若是其曠也至是茂樹

迴環幽蔭蔚蔚切窪滄瀦百川所蓄宥乎若是其深者又臨瞰乎
西湖者矣故夫有事於游者沿城隍逾高涼緣長堤歷崇岡窮茲
山而止攀援而登箕踞而觀於是雲開日晴川流山擁草木之蕃
鳥獸之動迴巧獻技若迎若送者則有不必窮深極幽而西山之
奇一覽俱足者矣然後知是山之特出殆冠乎西湖之上而予之
游於此者亦已三矣是日退朝出阜成門行廿里許遂抵湖堤俛
入林麓迴遶而西湖波粳田映帶左右水風時來塵意俱散又數
里復轉而北山木蔓絡鬱然而青苔徑透迤坦然而平石梁可陟
潺潺水聲此則所謂圓靜者矣迺相與下馬攝衣而行求晶庵而
登焉至則僮僕俱在稍具盃酌汲泉瀹茗已乃就坐清吟笑歌忘
驅馳之勞引觴軒眉盡游觀之樂風林暮色雅興未已促駕而歸
陶然忘醉

甲申十同年圖詩序

李東陽

甲申十同年圖一卷蓋吾同年進士之在朝者九人與南京來朝

者一人而十會於太子太保刑部尚書吳興閔公朝瑛之第而圖
焉者也圖分爲三曹自卷首而觀其高顙多髯髯強半白袖手右
嚮而側坐者爲南京戶部尚書公安王公用敬微鬚鬢頰白鳶肩
高聳背若有負而中坐者爲吏部左侍郎泌陽焦公孟陽微鬚多
鬢白毳毳不受櫛面骨稜層起左向坐右手持一冊冊半啟閉者
爲禮部右侍郎掌國子祭酒事黃巖謝公鳴治又一曹微鬚頰面
笑齒欲露左手握帶右嚮而坐者工部尚書郴州曾公克明虎頭
方面大目豐準鬚髯微白而長左手攜牙牌右握帶中左坐者閔
公也白鬚黎面面老皺兩手握帶中右坐者工部右侍郎泰和張
公時達無鬚頰面聳肩袖手而危坐且左顧者都察院左都御史
浮梁戴公廷珍又一曹爲戶部右侍郎益都陳公廉夫者面微長
且頰眉濃髮半白稍右嚮而坐爲兵部尚書華容劉公時雍者面
微方而長鬚鬢皓白左手握帶右手按膝而中坐子則面微長而
臞髭數莖白且盡中若有隱憂右手持一卷如授簡狀坐而嚮左

居卷最後者是也九人者皆畫工面對手貌槩得其形模意態惟焦公奉使南國弗及會預留其舊所圖者而取之故僅得其半而已是日謝公倡爲詩吾八人者皆和焦公歸亦和焉傳有之物之不齊物之情也十者數之成而亦數之漸以吾十人者得之於四十年之餘良不爲少然以二百五十人者而不能二十之一則謂之多亦不可也以年論之閔公年七十有四張公少二歲曾公又少二歲謝焦二公又少一歲劉戴陳王四公又遞少一歲子於同年爲最少今年五十有七亦已就衰追憶曩時之少者壯者使粹然而逢之若不相識也且以地以姓論之無一同者以官則六部之與都察院其署與職亦莫能以皆同蓋所謂不齊者如此然攄志効力各執其事以贊揚政化期彌天下於熙平之域則未始不同語有之人心不同有如其面今固不可以貌論也又何爵齒族里之足云乎孔子論成人以久要不忘爲次而廉知勇藝文之禮樂者爲至茲九人者之才之行彙征類聚建功業於天下固將以

大有成惟予蹇劣無似方懼名實之不副而是心也不敢以相負也然則今日之會豈徒爲聚散離合時考而世講之具哉唐九老之在香山宋五老之在睢陽歌詩宴會皆出於休退之後今吾十人者皆有國事吏責故其詩於和平優裕之間猶有思職勤事之意他日功成身退各歸其鄉顧不得交倡迭和鳴太平之樂以續前朝故事則是詩也未必非寄情寓意之地也因粹而序之以各藏於其家閔公名珪張公名達曾公名鑑謝公名鐸焦公名芳劉公名大夏戴公名珊王公名軾陳公名清今各以字舉而予則太子太保戶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長沙李東陽賓之也進士舉於天順之八年會則於弘治十六年癸亥三月二十五日越翼日乃序

香巖溪亭夜集聯句序

方孝孺

去浦江鄭氏之西三里其溪曰香巖有室翼然臨乎其上者鄭氏之溪亭也鄭氏之秀而文者曰叔度愛其曠遠邃清卽而讀書焉

今年秋八月甲子予自羅山抵叔度時雨新霽水循石行注於溪潭遊魚相追逐可玩予立視久之叔度聞予至出迎予曰美哉水獨有而樂之何不兼也叔度笑曰子欲樂則樂之吾豈子禁耶然觀於水而樂水之美未若不觀乎水而樂之爲美也予未達叔度揖坐亭之次室坐始定聞疾聲砢訇若風雨驟至予駭且顧出戶視之日色杲如也益異之叔度曰此非昔之所觀者耶觀之樂在乎目所樂者淺休乎斯危坐而聽目忘乎視口忘乎味四肢忘其所宜爲而耳亦忘其爲聽也孰知此聲之非天籟乎孰知吾之非天民乎而子何惑乎予曰子可謂善取物矣況夫會萬物之全而兼取之者乎叔度曰然乃其飲飲已莫色蒼然叔度之季叔鄂歌蘇子瞻赤壁賦予益爲之喜叔度曰子瞻死三百年世豈復有斯人耶予曰聖人固不可數見孰謂天下果無子瞻乎於是大笑樂甚叔鄂請聯句予吟首三句叔度喜繼之燭至叔鄂又繼之遂迭次不絕書遇句稍工輒撫掌夜愈深溪聲愈厲以爲雨真至也以

手承簷霤無滴水乃知非雨更一燭詩成凡八百言書授叔度賓諸溪亭使人知予之會於斯者有以樂乎斯也

胸海唱和詩序

王衡

禹貢紀山川而不紀風俗何也說者曰風俗由乎上之教也上之教下不過聚以庠塾訓以詩書庠塾詩書無地而無是也俗衰教末區區博士之常業不足以叩發性靈而大啟山川之秀法在有所以興之興之之責父母師帥其焉海州古邾子國以仲尼之聖至遵海而問官其爲神明之後被服禮樂可槩見矣厥後干戈縱橫淮海之濱豪傑並起而習俗亦因之而移蓋海州之東南有胸山焉雙峯之下有泉可以飲馬秦皇帝之所駐蹕也其東南山色黝黝列如攢戟厥名盧石淮陰侯之所作鎮也又東北而小嶼浮青孤壘戍削田橫之客之所依止也英風俠節百世而下猶能令人骨騰肉飛感慨激昂而不能自止蓋淮人勇悍習戰爭所從來久矣迄於今而文治猶囿囿未興徒以連山阻海近咽喉之地爲

明文在卷四十九
盜賊所睥睨識者憂之江左劉侯作牧幾年於茲以文學飾吏治
神明之頌大洽海陬而吾師崑山顧先生適來署州學事相得甚
懽遂相與覽勝登高慨然作賦逡巡成卷哀而刻之曰胸海唱和
集倘所謂叩發性靈而大啟山川之秀者其在斯歟周禮九兩之
法一曰吏以治得民一曰師以道得民今若牧若師歌宮叩商以
優柔平中之韻養人心而消客氣禮樂其有興乎海之復變而郊
也不難矣

明文在卷四十九

明文在卷五十目錄

序

賀岵岷張公平難峻遷序	王世貞
送都憲張公巡撫宣府序	陸鈇
賀監察御史胡君考最序	羅玘
送紀僉事之陝序	王度
送史大夫之南大理丞序	林煥
送張維喬行人謫官南雍序	林希元
贈段可久宰福山序	邱濬
送張用禮赴京考滿序	解縉
送涂體常司訓序	蔡清

明文在卷五十

常熟 薛熙纂
同里 蔣陳錫訂

序

賀岨崧張公平難峻遷序

王世貞

往浙師之暴伉而辱其帥也天子乃命銅梁張公填撫云張公業已為右司馬以樞廷出使外宜稍優之不當復稱右乃張公仍右而特許便宜從事便宜從事則其重有連數閭之貴臣所不能得之於上者而張公獨得之公於是亟乘傳往甫至境而市人亡賴子習於師暴伉之利而帥之輒度無奈我何則相與嘯聚竿旗櫓刃為不義公聞而亟驅之榜約以法不聽則單車喻以利害則姑陽聽而其虔劉益急焚剽自甲夜達於旦時悍卒已前發有事海汎而餘一軍猶在公乃密致其豪傑赦之俾賈勇以掩諸亡賴凡數合而悉破擒其首惡五十餘人誅之餘一切縱舍郡中外皆帖

服而悍卒猶人人自疑禍及公雅大度豁然若勿問也者而第具所誅市民狀以聞天子大悅賜公飛魚服一襲白金一鎰飛魚最貴服八座大臣所不敢望者而獨以賜公亡何烏夷來犯公勵樓船將軍逆擊敗之賜金如前文綺三而公前撫上谷所修邊大司馬列上功獨最進秩錄一子入冑監又以滿三載最錄一子如例始公下車時頗已調得悍卒倡而懼其驟或因而生變則姑祕之餉賜加等至於扶後期懲不恪亦約略如平時居數月公度其大眾謐而肅感服無異心一旦掩捕七營之黠營各一人又捕其魁二人立梟之轅門而赦其一營之前効功者且撫其餘眾曰爲此曹子幾陷若等於族族耳猶爲不義鬼若等今高枕矣眾股慄不能答已而大悟且泣且拜搏顙指天曰畢身不敢負公於是郡中外皆呼酒相慶也已而十一郡之吏士父老呼酒相慶也已而環浙郡邑之吏士父老呼酒相慶也是時天子以公久勞於軍進左司馬還公部而公奏適至大悅超拜御史大夫左司馬如故世貞

不佞辱與公肺腑者三十年而久公之出治浙則數使使相聞不佞既急公而家隣浙有唇齒之憂以故數詢問得其事獨詳蓋夜恬然而枕晨躍然而筆之篇以爲張司馬平浙二亂志局之筭而失之後知爲浙之士人所梓集以備太史公之副至是公之屬都運牧守而下若而人以天子之所寵靈公與公之所以報天子其遇合爲甚難公不動聲色而坐掃腹心之疾措全浙於衽席其功爲甚鉅屬不佞夫公之材與石畫雖更僕未易數然其大要在博大恢廓推腹不疑而其惻怛懇至仁心爲質又有以感動鼓舞之夫是以其下之悍者讐其氣而甘爲死黠者剖其私而樂爲用殺不爲殘舍不爲弛至於深謀勇斷用速能審用緩能密如不佞志曩所稱者毋論當公意與否庶或一二悉公乃不佞於是竊有感焉昔在唐季大厯之孱絳州行營割兩都統腹以求帥而河東響應焉人主起郭汾陽於閒廢授之符印足矣而遽爵以眞王及汾陽之鎮果詰僂其首禍者而河東亦獲伸三尺法當是時唐勢幾

振而不聞於汾陽有所褒賞且以程魚之譖而遽奪之河北之驕
究自是輕縣官而易置節帥若嬰兒之在股掌故幸而法行則爲
溫造曹翔而傷人主恩其他爲河北則皆王庭湊朱克融而傷人
主法明之嘉靖殆一二駸駸焉今者天子熟知公才而寄之斧鉞
顧陰重其權而貌若輕之以爲萬乘之尊不欲與一夫較勝負者
及公一伸法則一加賞再伸法則再加擢而它橫海之馘級睥睨
之創增有奏必錄惟恐其不足償天子之急公重公如此海內乃
始知國威之必伸與用賢之勿貳其善將將豈不負越大厯鉅萬
哉在易師九二辭曰在師中吉王三錫命孔子繫之曰懷萬邦也
江漢之詩王於召公曰釐爾圭瓚秬鬯一卣告於文人錫之土田
及虎拜稽首而曰天子萬年夫以人臣師中之吉卽歸德於王之
三錫及王之三錫推其心卽以爲懷萬邦致其頌卽以爲享萬年
而人臣不與焉不佞以是頌張公而歸之天子庶乎其有當否於
是都運某牧守某乃復曰子言之善第張公於浙所奏請寬卹大

小條以數十計所計處海隘綏靖士卒仁政復以數十計春生之
澤大沛於秋殺之後浙自今食公德世世焉而子不之及何居不
佞謝曰吾蠡而測公僅能得其測者且也昔以野人志公事泄之
公猶負慙色而使我微諸君好頌公寧復能有加哉請姑以是爲
公賀

送都憲張公巡撫宣府序

陸 欽

嘉靖甲申秋七月大同軍士告變諸邊陲戒嚴會宣府缺撫臣先
命一人未至廷議謂宜別選才望大臣充之於是都山張公自大
理少卿擢都察院僉都御史以往方命之未下也在廷無不惴惴
懼已及公得報矍然曰四郊多壘主憂臣辱宣力効忠此非時乎
卽起入拜命越宿而陛辭再宿而就道公神閒氣定義形於色輦
轂之民環道左而觀者如堵其小人踴躍相慶曰壯哉公是行乎
吾儕恃以無恐其君子欣欣相告曰難思其奮勇也食圖其報忠
也功赴其會智也忠勇定內智以謀之靡弗濟矣公之門人吳君

汝瑩輩聞之持以告公公曰小人之言誇而鄙君子之言侈而不規諸君何以告我眾起而言曰昔周之仲山甫保躬式辟為王喉舌東方之役宣王不得已而遣之願公祇山甫之德以仰副聖天子之休命唐之郭令公身係天下安危吐蕃回紇之變非單騎一見幾不可為願公樹令公之望以鎮服反側之心宋之富文忠公奉使契丹事亦危矣邊廷數語國勢賴以復振願公培文忠之志節以張廢墮之紀公受且遜若不敢當者眾復進曰昔公為御史按吾澗也值寧藩之亂瑄鎮陰為應援澗民恟恟懼變公入則陳忠義以挫其志出則練兵戎以撓其謀從容回斡不動聲色而兩澗安堵如故公自以為視數公之業何如而謙謙然猶未滿公之識量不可及也今日之事固知非公弗克我皇念舊勳以責新圖毅然挈以付之為公之計無亦如在吾澗而已矣抑不知今之宣府視昔之全澗其勢為孰強隣之寇視大憝之在蕭牆其患為孰近可名之賊視謀未發而難動者其機為孰危大府中丞統戎幕

操節制視御史之職為孰重施為難易之間可以卜公勳業矣然則公於數公奚足多讓而人言之足徵也可謂其誇且侈耶公無以應遂命予次第其言書之

賀監察御史胡君考最序

羅玘

御史之官其品正七其在侍從之列孰同乎編修也都給事中也在其部寺之屬孰同乎大理評事也太常博士也其在外之庶官孰同乎推官也知縣也是皆由進士起焉者也他不與焉然推官知縣品則同矣而其陟固御史之陟之也其黜固御史之黜之也其在外勢然也廷則比肩矣然評事局於獄博士拘於祠非通與於天下之事者也編修得紀天下之事矣而不得言天下之事都給事中得言天下之事矣而不得行天下之事得言之而又得行之者御史而已嗚呼御史可以品論其官也乎不可以品論則不宜以資拘不宜以資拘又奚以考績為哉雖然黜陟者天子之權也而御史得行於外而在廷之臣善者又得言之固天子陟之是

亦御史陟之也惡者又得言之固天子黜之是亦御史黜之也而顧於其身獨無所與焉其亦何以責於人哉其勢必使之與於庶官之考績有殿最焉亦有黜陟焉而後外之黜陟邪不敢參以私焉必公也人亦曰公也在廷之黜陟邪不得參以私焉必公也而天下治之端實自是始焉則御史考績其豈庶官之考績乎天下之政有大於此者乎嗚呼今天下固日由之而不知也雖御史者亦汨沒於其中而不自知也而御史考績者之見於文字亦多矣亦無爲之言也予也闇亦奚敢昌言哉胡君惟峻同年友也一嘗私發焉君曰然及君以御史滿三載臺中之僚必欲予言其最君最在考功也人皆可得而知也然使人知御史考績繫於天下忽於君之考績始白焉此予之厚君也亦予紀天下之事固史氏職也

送紀僉事之陝序

王 度

凡天下有司之刑罰視部爲準歸於明法守宣德意耳矣然而按

察缺員則內推一人老於吏事者往補之從其習也是歲春予以南屯部至日得往來十三司間十三司郎聽讞之暇日取律例誦說之輒從其老於吏事者正焉又燕集而閱議焉凡以求生道而已予乃今知用人之意與用法同蓋其仁也文安紀君元正初拜陝西之任將行咸曰紀君老吏也善用法予曰君非能用法也能用仁者也用仁則法在矣用法則法亡矣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仁也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仁之法也君茲行也望函谷之關慨然太息曰壯哉秦乎秦之法如斯缺者爲之則蹙矣又從而行灞滻之原慨然太息曰是高帝所爲除秦苛也非然漢民無子遺矣又從而覽豐鎬之舊京弔分陝之遺墟則又緬然興思曰文武周公之風教庶幾有存者乎其厚也吾聞燕趙多慷慨悲歌之士而君今亦與有觀風之責古觀風之使采而獻之於上慷慨悲歌之士擊筑以洩不平君能無慨於中耶是故以文武之道告其君者上也以高文之術告其君者中也以秦之說進則何心哉

取監焉可也今上仁孝圖治敦裕為俗內外臣工靡不將順之矣
況於授之以法使司平於我也君將見秦父老而謂之曰朝廷所
為用人百執事所為用法者凡以寧爾而已爾官無以懷驚而任
刑爾民亦無以勇悍而好姦必不得已而或奸於法者罪弗宥則
雖由此刑措不難也嗚呼此周道也吾君相之志也行之其必自
西人始乎

送史大夫之南大理丞序

林 爓

初史大夫之為刑部尚書郎也會兵部員外郎容城楊君敢言事
驚反未有端楊君疏列其狀鸞銜之未有以中也鸞誅楊君斥復
起由是愈感激思以死盡言疏權貴人罪權貴人怒欲甘心焉有
詔下刑部獄尚書懼不知所為侍郎雅與權貴人婚阿其意必欲
文致楊君罪獨史郎中持不可與尚書爭者累日尚書知不可奪
即好謂史郎中曰君第如侍郎議幸上憐而赦之不君與我且得
罪大夫曰法不可私輕重奈何其敢逃罪乎尚書遂與侍郎謀不

用其議而史大夫亦用是貶矣貶且十餘年會權貴人以罪去大
夫乃稍稍進用是歲也執政有義其前所為者由河南按察司僉
事薦為尚寶卿且曰是能執法者未數日又薦以為南京大理寺
丞嗟夫史大夫方與爭楊君獄時豈顧知有今日預徵其福哉誠
中心惻怛欲為國守法也記曰大臣法法者大臣守也即傳記
所載不獨君至如乘驛見宣子廷議是魏其往往出於小臣何哉
議者謂大臣更事久故重失富貴小臣以犢觸虎耳金注瓦注固
自不同也豈其然乎夫人顧素所樹立何如耳且夫人臣非不習
故也所以輕於弄法者彼於權貴人非其所樹也則其畏也不然
持短長與之市也不然心知不可自顧已不足以取信天下能為
此而不能為彼也若夫古大臣則不然古大臣雖雷霆之下猶以
死爭何權貴人之屈乎假使祁大夫汲長孺持三尺肯為有力者
撓也耶夫奮鬣馳驟中道而疲非國馬也國馬者雖日暮途遠志
未嘗不千里也史大夫予觀君夙宿自許實不讓古人今明天子

賢執政俱知君能行且重用君其毋忘前日之議矣勿使論常信於小臣則復有如大夫者能爭之於大夫也

送張維喬行人謫官南雍序

林希元

始予蓬華而居竊有向友之志海內之士名可聞而實足徵不必其皆顯皆心慕而願友也乃陳子居晉安張子居錦田地曄也莫克之近昔在丁丑皇帝取士於南宮擢陳子張子於上第子幸以茹後聚首京師凡閱三時二子者子既獲友之加莫逆焉繼子有歸命弗獲竟周旋二子以去比來則陳子已乞南都張子繼有南雍之命夫陳子之南以親也張子之南以君也以親者孝也以君者忠也二子者各有以焉子茲來也一失陳子再失張子子方須二子以終友相繼以失之子胡毋戚頃子遇陳子於古杭見其容和以舒蓋去親日近固然也今予送張子於上都門外見其容墨以結蓋去君日遠固然也張子行予慰之曰壯哉行矣請爲子賀張子曰何謂也予曰吾聞君子不以位易名不以貴妨義使若一

出遂獵美官名義不立雖縈金曳玉耀動天下有餘辱也今若官黜而道尊位益卑名益高且不朽也不足賀歎張子曰不然君子遭隆邁令無譽無咎安身樂命以遊大順上也汗隆相乘臧否相射貞身安命以翼大化次也跋胡窺尾曳輿擊牛委身致命以立大節又次也故曰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名使人臣被不朽之譽將誰處其不避以善歸已禍將誰歸予聞而歎曰若長者之言也居卑不避禍去國不忘君爲善不近名不避禍者勇也不忘君者仁也不近名者知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處忠而行之以三達德善莫大焉是足書矣請書以爲子贈

贈段可久宰福山序

邱濬

世之仕者往往重內而輕外一登科目卽視州縣如陷阱然惟恐已之不幸而或墮焉之人也豈慮其民之未易化耶吏之未易馭耶政事之未易修舉耶曰皆非也正以其勃勃與悻悻者未易平耳雖然領郡輒無色之官皆有詞豈獨今日然哉唐時帥見大府

必戎服左握刀右屬弓矢帕首袴鞬郊迎令狐峒刺吉州謁見齊
暎從容步進不昧首戎器卽以得譴夫府帥之於大府刺史之於
觀察使尙爾則縣令可知矣宋使者行部所部郊迎數十里外或
遇霖潦瞻馬首倏至跪拜泥淖中移時不敢興既就館拱手立座
下三跪進酒其卑辱也甚矣然是時韓昌黎以名世大儒謫令陽
山朱紫陽以命世大才首簿同安未聞其以驕蹇得譴於時及考
其所以致遣者反以闢異端忤權貴之故所以然者豈非以上下
之分所當盡是非之公不容昧可以理詘而不可以勢詘耶予友
段可久少負奇氣好讀史傳而慕古豪傑士之爲人不肯媵阿隨
人後舉進士卽以病得告家居其於富貴利達蓋漠如也今不得
已始起拜命得知登之福山嗟乎可久豈百里才哉雖然今則然
矣將若之何夫以大才試小邑如以千里馬馳數十里之地不患
其不至也以百石弓射數十步之侯不患其不中也可久行矣其
尙明理以御氣無若小丈夫然積勃勃者於胸中見悻悻者於顏

面於上下之分則不肯安臨勢利之際則厥角稽首之惟恐後其
爲科目累也大矣予相知最深於其行慕古人贈遠之意方將有
規焉適地官主事劉世英率其諸交游屬予文以華其行遂以贈
之可久得無異吾言乎

送張用禮赴京考滿序

解縉

予觀嶺表民生之艱難與其山川之險惡風氣之暄鬱憫其習俗
之乖離察其性之本善而治化之不難也蓋其田少而土瘠拙於
生事而習於傲惰敢於鬪爭而易於劫奪蟲蛇毒螫草木蔽翳寒
暄不時而不知節適也故病者多枉死而生者多貧難習俗之乖
離由是也豈不重可憫哉而其好尙淫祀宴樂歌舞供其豪戶惟
謹至於猺獞苗獠號爲好亂生事叛服不常者無不皆然間有得
中州人士教之以識字者不以久近遇之於塗輒拜跪盡恭然則
孰謂其性之不善哉予嘗以爲若猺獞苗獠者擇其豪戶之良因
而管束之而有司與之分理以古者家塾黨庠之制而立之師以

明文在卷五十一
教之順其俗而習之以射御田獵祭祀燕享以漸而歸之於正寬其賦役而漸摩之以禮樂也則朝廷有司之力足以制其豪戶其豪戶之積威素足以服其土人比於中州以爲尤易也雖然未盡若予言而數十年來良法美意亦漸施行矣何其尚有梗者抑往往有司者之未得其道歟桂林之屬縣曰陽朔襄陽張用禮爲其縣官三年矣將赴天官而陽朔之人土頌之予問用禮曰陽朔之民易治也先是用禮由太學生出爲縣於義寧寧與陽朔接壤也義寧之民至今識之猶曰吾縣父母也予問用禮又曰義寧之民易治也然則非可謂之得其道也歟予之所見誠是歟他日相見兩縣之民欣然而相告語者政成而化洽益知官於嶺表者果不難於中州而必以中州之治治之也用禮將由是而擢陞大官可期也

送涂體常司訓序

予嘗竊以爲丈夫生不爲將相得爲師儒其可矣何樂爲將相也

蔡清

夫爲將相者苟其道行素具行之以時呼吸進退之間危可安安可久亂可治治可大治以數十年之身而遺數千百年之休何負乎爲丈夫也時乎有事將數百萬之眾運籌決機坐使梗化之徒冰消風靡脫吾民於鋒鏑之下又何快也是故君子樂之然古人之名將相可數也其學大抵皆有所受則師儒者凡百人才之所自出是又未可以亞於將相論也宋安定先生亦學官耳而當時所造士足以供國家數十年之用向令及門者有房杜英衛其人則將相之業雖不及身爲之固亦有所遺矣謂師儒所就者狹可乎哉今世師儒之官自國子先生及督學憲臣之外多有不樂就者意者道不足以自尊而世情冷煖之間或不能無所擇耶至於其間有樂就者又往往出於日莫途遠之計其志未必皆爲人才謀也若是者蓋視師儒爲易爲而不知師儒之難爲也不知其難爲而爲之則固未敢以深望矣吾友涂君體常與予相知二十年其德性最良其在學每上官按試率常居第一予始望其大就也

乃竟不得與一第今以貢來試於殿廷及銓曹皆高等遂授浙之
湯溪訓導以行或曰其年猶少盍少待君曰吾自樂之也或曰惜
官小不稱其才君曰吾固甚難之不敢小視吾官也吁今之訓導
無知童子猶小之不敢自視以爲小者僅見吾體常一人士別三
日當刮目吾友比來所得者其深乎茲行其將有意於湯溪之人
才哉予故首以自古名賢之出於師儒者爲言之非以侈君之官
也所以壯君設教之規模也不知君竟以爲何如耳

明文在卷五十一

明文在卷五十一目錄

- 送許時用還越中序 宋 濂
- 贈周瑩歸省序 王 守 仁
- 送朱先生赴京考禮序 謝 肅
- 送東陽馬生序 宋 濂
- 送太學生趙孝先從軍詩序 方 孝 孺
- 送宗伯喬白巖序 王 守 仁
- 送稽古劉先生還鄉序 朱 善
- 贈南城羅先生序 邵 寶
- 贈太倉知州劉子序 黎 遂 球

明文在卷五十一

常熟 薛熙纂
吳縣 顧希喆訂

序

送許時用還越中序

宋 濂

婺與越為隣壤越屬縣曰嵎有許氏居之世以詩禮相傳為名門而時用則又其最秀者也濂家婺之金華距嵎不為遠在弱齡時即與時用相聞方以文墨自漸摩無雨風無晝夜危坐一室不暇見暨同試藝浙闈旅進旅退於千百人中無有為之先容者又不能見厥後時用以禮經擢上第為諸暨州判官金華抵諸暨比嵎為尤邇將騎驢走鈴下而謁焉時用又入行御史臺治百司其地清嚴雖時用亦不宜與人接又不敢見曾未幾何金華陷於兵士大夫螻蟻走惟流子里為樂土亟挈妻子避焉流子里隸諸暨地在嵎之東南僅數舍即至濂時苦心多畏而土著人往往凌虐流

寓者白日未盡墜輒翳行林切抄其囊橐物甚者或至殺人又不可見及至兵戈稍息余還金華日采藥以自娛間念及時用即欲約二三子往候之以解夙昔之思去年冬間時用有弓旌之招使者趨迫上道急於星火又不及見濂竊自念時用英俊士此行何所不至何日能歸縱時用欲歸上之人未必聽也濂雖少時用一歲則已皤然成翁度何由至南京既不能至又安能與時用一抵掌談笑耶慨然久之會朝廷纂修元史宰臣奉特旨起濂爲總裁官使者亦見迫如前逮濂將戒行李時用至武林始旬日耳濂又自念史事甚重必有鴻博之士任其責者濂豈敢與聞藉是以往或得一見時用亦豈非至幸與濂來南京寓於護龍河上方求時用館舍之所在忽有偉丈夫來見者問其姓名亟曰我許時用也子豈非景濂乎濂驚喜不及答亟延入坐備陳五欲見而弗能之故時用知濂嚮往之久亦相與傾倒不厭晨夕相往來一旦忽悽然墜淚曰余先朝進士也春秋又高矣不足以辱明時使者不我

知委幣而迫之來我不敢違今已陳情於丞相府矣丞相儻言之上得遂歸田焉不翅足矣他日又來言曰聖天子寬仁今用丞相言如所請矣已具舟大江之濱吾子過我厚幸一言以爲別嗚呼婆與越其壤相接邇其見甚易也乃積四十年而莫之遂厥後始見於千里之外既見矣遠或四三春秋近或及期相與論學以盡夫情可也未及兩月而卽去既去矣或買一小艇相隨五六百里間殷勤道別亦云可也修史事殷足不敢踰都門愴然而別既別矣一二年間或再得聚首如今日焉猶可也然向者已如此自今而後其可以必期而必取之耶人事之參差不齊何可復道尚奚言爲時用之別耶雖然時用之歸也其有繫於名節甚大時用采葢山之葢食鑑湖之水日與學子談經以爲樂者果誰之賜與誠由遭逢有道之朝故得以上霑滂沛之恩而適夫出處之宜也夫道宣上德以昭布於四方者史臣之事因不辭而爲之書區區聚散之故一己之私爾則又當在所不計也

贈周瑩歸省序

王守仁

永康周瑩德純嘗學於應子元忠既乃復見陽明子而請益陽明子曰子從應子之所來乎曰然應子則何以教子曰無他言也惟日誨之以希聖希賢之學毋溺於流俗且曰斯吾所嘗就正於陽明子者也子而不吾信則盍親往焉瑩是以不遠千里而來謁曰子之來也猶有所未信乎曰信之曰信之而又來何也曰未得其方也陽明子曰子既得其方矣無所事於吾周生悚然有間曰先生以應子之故望卒賜之教陽明子曰子既得之矣無所事於吾周生悚然而起茫然有間曰瑩愚不得其方先生毋乃以瑩爲戲望卒賜之教陽明子曰子之自永康而來也程幾何曰千里而遙曰遠矣從舟乎曰從舟而又登陸也曰勞矣當茲六月亦暑乎曰途之暑特甚也曰難矣具資糧從童僕乎曰中途而僕病乃舍之貸而行曰茲益難矣曰子之來既遠且勞其難若此也何不遂返而必來乎將亦無有強子者乎曰瑩至於夫子之門勞苦艱難誠

樂之蜜以是而遂返又俟乎人之強之也乎曰斯吾之所謂子之既得其方也子之志欲至於吾門也則遂至於吾門無假於人子而志於聖賢之學有不至於聖賢者乎而假於人乎子之舍舟從陸捐僕貸糧冒毒暑而來也則又安所從受之方也生躍然起拜曰茲乃命之方也已抑瑩由於其方而迷於其說必俟夫子之言而後躍如也則何居陽明子曰子未覩乎燕石以求灰者乎火力具足矣乃得水而遂化子歸就應子而足其火力焉吾將儲擔石之水以俟子之再見

送朱先生赴京考禮序

謝肅

自三代禮樂蕩滅於秦至漢代秦而帝去先王未遐宜可以復其禮樂而爲治於天下矣然高帝不學而佐非真儒故其爲治不能復禮樂於三代殆亦叔孫通之責哉方叔孫通說帝之起朝儀也帝曰度吾之能行者爲之不過謂定君臣之位而已固未及乎先王之禮樂以達於天下者也而叔孫通遂以興禮樂爲名廣徵魯

諸生是以有兩生不肯行曰禮樂積德百年而後可興至哉乎其言之當也夫德先王所以化天下之本而禮樂其具也有其具無其本固不可也而高帝寬仁長者豈其無本乎曰固矣然漢承秦變古之後以古變秦其惟三代之禮樂乎沿三代之禮而教民以中襲三代之樂而教民以和使中和之氣充塞天地則萬物不疵而王道成矣王道成然後損益三代以作漢之禮樂則漢其三代矣乎是或兩生之所蘊也惜乎叔孫通學不足以與此不能終致兩生乃率諸生暨帝左右去三代之難采先秦之易以雜就其尊君抑臣之儀綿繚而習之及帝既行曩之醉呼拔劍者莫不震肅而帝亦起皇帝為貴之歎則叔孫通亦可謂達時之務矣然使四百年之漢遂以為禮樂止於如是而治化卒無以及乎先王者叔孫通之責也此異時賈誼仲舒王吉劉向之徒所為發憤而增歎豈獨今日兩生之不肯行耶是故無兩生天下萬世無禮樂無叔孫通則漢亦無君臣之儀而漢儀固不足以當先王之禮樂也後

世君相之圖治者其不知夫學乎今皇帝緝熙聖學治倣先王混一初元命中書暨翰林太常率諸儒定擬三禮明年再命集議禮樂又明年徧徵在野道德文章之士相與考訂之將以成一代之制也而吾鄉朱伯賢先生實在徵焉先生東南游西北遭時多故歸隱山林飯蔬飲水益力於學以學之為王者事也故其論道德必歸之於三代之選其論文章必歸之於三代之英則今也應徵其能不援三代禮樂以為國朝之治具乎雖然兩生不肯為漢行先生肯為國朝起是國朝之德之盛軼於漢而叔孫通之學不足以齒今之侍從大臣也先生盍亦攄兩生之所蘊使三代禮樂不得復於漢者而復於今日焉則賈誼仲舒王吉劉向之徒將不復發憤增歎於異時矣非先生其孰能與於此哉告行之日書以為贈

送東陽馬生序

宋 濂

余幼時即嗜學家貧無從致書以觀每假借於藏書之家手自筆

明文存卷五十一
錄計日以還天大寒硯冰堅手指不可屈伸弗之怠錄畢走送之不敢稍逾約以是人多以書假余余因得遍觀羣書既加冠益慕聖賢之道又患無碩師名人與游嘗趨百里外從鄉之先達執經叩問先達德隆望尊門人弟子填其室未嘗稍降辭色余立侍左右援疑質理俯身傾耳以請或遇其叱咄色愈恭禮愈至不敢出一言以復俟其忻悅則又請焉故余雖愚卒獲有所聞當余之從師也負篋曳屣行深山巨谷中窮冬烈風大雪深數尺足膚皸裂而不知至舍四支僵勁不能動媵人持湯沃灌以衾擁覆久而乃和寓逆旅主人日再食無鮮肥滋味之享同舍生皆被綺繡戴朱纓寶飾之帽腰白玉之環左佩刀右佩容臭燁然若神人余則緼袍敝衣處其間略無慕艷意以中有足樂者不知口體之奉不若人也蓋余之勤且艱若此今雖耄老未有所成猶幸預君子之列而承天子之寵光綴公卿之後日侍坐備顧問四海亦謬稱其氏名況才之過於余者乎今諸生學於太學縣官日有廩稍之供父

母歲有裘葛之遺無凍餒之患矣坐大廈之下而誦詩書無奔走之勞矣有司業博士為之師未有問而不告求而不得者也凡所宜有之書皆集於此不必若余之手錄假諸人而後見也其業有不精德有不成者非天質之卑則心不若余之專耳豈他人之過哉東陽馬生君則在太學已二年流輩甚稱其賢余朝京師生以鄉人子謁余讓長書以為贄辭甚暢達與之論辨言和而色彝自謂少時用心於學甚勞是可謂善學者矣其將歸見其親也余故道為學之難以告之謂余勉鄉人以學者余之志也詆我誇際遇之盛而驕鄉人者豈知余者哉

送太學生趙孝先從軍詩序

方孝孺

臨海趙君孝先為國子生其父老矣當為兵京師孝先奮曰吾不代父誰當為父言者即告祭酒以願代狀未許則言於禮部事聞詔可之釋其父遣歸孝先得命喜不自勝如疾甚遇藥如積雨獲見日月如羈旅亡聊而獲祿位也即變服以行愛孝先者曰孝先

明之石卷五十一
王
誠愛父矣然何不自重也有才如孝先蓄學踐行如孝先有聲名如孝先且夕當為美官官於朝而以情請上未必不許也而何急自代為哉為世惜才者曰國家地盡四海執干戈職戰守者如林所少者豈一兵乎而使孝先為之也夫以孝先行能用之誠當其所長於民必有補益課其績効孰為寡多烏可徇一夫之私願而失良士哉孝先之友方希直聞之曰愛孝先者非知孝先者也為世惜才者安知國家之深惜乎以已視人則已重而人輕重者宜先輕者宜後也以親視身則身輕而親重苟為榮辱計而忘大義縱得大位何能一朝安中人且不忍為況孝先卓卓良士乎聖天子天運神斷以成大業其所舉措不易而審亦明矣豈不知孝先也豈不知兵之用薄得士之効大也辟之天然將欲暑之必先寒之將欲成之必先難之昭昭生於太陰隆隆隱於至微安知抑之非揚舍之非用乎安知萬金之非輕秋毫之非重乎且士之所學以善俗化民為本孝先一舉而使天下士莫不自濯磨奮發知親

之不可遺祿位之不可苟由是而子則為孝由是而臣則為忠有益於人紀豈不甚大其於為人豈不甚可貴乎於是言者謝曰非聖天子之仁不足以遂孝先之志非孝先之知學不能處其身以道信乎士不可不學也乃相率為詩以美之余書其說為之序

送宗伯喬白巖序

王守仁

大宗伯白巖喬先生將之南都過陽明子而論學陽明子曰學貴專先生曰然余少而好弈食忘味寢忘寐目無改觀耳無改聽蓋一年而誦鄉之人三年而國中莫有余當者學貴專哉陽明子曰學貴精先生曰然余長而好文詞字字而求焉句句而鳩焉研眾史覈百氏蓋始而希迹於宋唐終焉浸入於漢魏學貴精哉陽明子曰學貴正先生曰然余中年而好聖賢之道弈吾悔焉文詞吾媿焉吾無所容心矣子以為奚若陽明子曰可哉學弈則謂之學學文詞則謂之學學道則謂之學然而其歸遠也道大路也外是則荆棘之蹊鮮克達矣是故專於道斯謂之專精於道斯謂之精

專於奔而不專於道其專溺也精於文詞而不精於道其精僻也
夫道廣矣大矣文詞技能於是乎出而以文詞技能為者去道遠
矣是故非專則不能以精非精則不能以明非明則不能以誠故
曰惟精惟一精精也專一也精則明矣明則誠矣是故明精之為
也誠一之基也一天下之大本也精天下之大用也知天地之化
育而況於文詞技能之末乎先生曰然哉余將終身焉而悔其晚
也陽明子曰豈易哉公卿之不講學也久矣昔衛武公年九十而
猶詔於國人曰毋以老耄而棄余先生之年半於武公而功可倍
之也先生其不媿於武公哉某也敢忘國士之交警

送稽古劉先生還鄉序

朱善

江西士之好古者莫盛於廬陵廬陵士之好古者莫盛於劉君劉
君授徒南昌弟子從之游者皆稱曰稽古先生劉君從而自稱曰
稽古焉洪武丙辰冬十有一月君束書將歸廬陵來告別且曰人
之以稽古稱我者未足云也吾子許我斯誠稽古矣余曰吾所謂

稽古有三說焉不知子將稽古人之心乎稽古人之迹乎抑稽古
人之文乎如稽古人之心則堯舜禹之精一執中湯武之建中建
極孔門之一貫忠恕果能端居深念而彼此意會焉則古人之心
法在是矣如稽古人之迹則堯之平陽舜之箕山禹之會稽湯之
景亳文武之豐鎬下及齊晉之會盟燕趙之攻圍楚漢之戰爭鄒
魯諸儒之講習必將如太史公之周覽遐觀而後聖賢揖遜之雍
容征伐之奮揚巡狩會朝之嚴肅英雄豪傑之啞叱咤嬉笑慢
罵皆必有故老遺黎能道之者然而先生老矣余懼其不能遍歷
也如稽古人之文則四聖之易四代之書齊魯韓毛之詩高堂大
小戴之禮公穀賈董之春秋下逮莊騷子史靡不搜羅可謂閎且
肆矣若乃蒼頡之鳥跡岐陽之石鼓孔壁之科斗湯之盤周之卣
龔伯之敦衛孔悝之鼎銘岱山鄒嶧响嘯浯溪之石刻凡漢魏以
來之桓碑彝器古文篆籀分隸諸家之字畫幽而窮崖絕谷之隱
淪外而僻壤遐陬之遺逸皆古今之奇寶華夏之偉觀然非如歐

陽子之心誠好之力足以致之則亦未能遽集也吾子其將何稽
劉君於是慨然曰求諸外者遠而難求諸內者近而易吾請從其
易者書曰稽古人之德又曰稽謀自天在天之理即在人之德也
稽諸古而於德有所徵稽諸天而於理無所拂庶幾其可以俯仰
上下而無愧矣余曰斯言得之矣於君之行也述斯語以爲贈

贈南城羅先生序

邵寶

太史南城羅公以疾在告既愈而將北上也余適視學自建昌之
宜黃道於其里因預爲公餞公二從子城里以諸生侍公起如內
余問二生公道所由城曰由浙浙之道坦然而迂迂不勝坦其將
由之里曰由江江之道疾然而險險不當疾其將由之既而公出
余以問公公曰彼意之耳斯二道者吾皆不由也夫浙之道坦矣
而迂吾嘗由之迂非吾所惡也江之道疾矣而險吾嘗由之險非
吾所惡也然而今之行顧皆不由焉吾將由鄱陽出安慶渡江而
北道楚陳宋魯齊趙以至於京師蓋爲道者三千餘里計其所經

濟淮河沁吾將溯焉嵩行恒岱吾將望焉其歷代帝王之都聖賢
之里神靈英傑之祠墓吾將謁焉其殘碑斷碣倚壁而卧庭者吾
將讀焉其平原沃野爲古井田吾將考焉其名城望邑爲古封建
吾將覽焉其高崖絕壁爲古關隘吾將徵焉其大陵崇邱爲古會
盟之壇其長坂廣谷爲古戰鬪之場吾將弔焉賦焉聞者采之觀
者圖之可獻則獻可錄則錄行焉而觀觀焉而學學焉而資吾用
不徒然也昔者吳季札之聘漢司馬子長之遊於今爲勝稱之不
衰頃雖西走關陝東涉嬴博南經婺越北抵井冀足跡半天下而
遺中原譬之語道者遺孔孟談功者遺禹皋論世者遺唐虞三代
君子不謂之知也吾於是憾焉故雖迂於浙險於江吾必由之吾
且老矣舍是不由其將焉待哉余聞而笑曰公之於世誠熟矣奇
以爲文危以爲行四十始仕仕十有六年尙未徙官吾固知公之
不畏夫迂與險也雖然中原之道天下之達道其所經誠有如公
言者公歸天子所進備顧問退而代言且執筆書天下事君之職

也有所不對對必以大有所不制制必以正有所不記記必以直直也正也大也天下之達道也其爲公之中原也大矣而是行不能無資焉雖迂且險公亦何嫌哉因問道而得贈公之說二生者識之吾將徵公矣

贈太倉知州劉子序

黎遂球

天啟丁卯同遂球舉於東粵者共八十人榜甫揭聞其名則里市之凡幡者黔者卬者皆能舉其氏族居齒狀貌焉及往宴於中書行省相與歌鹿鳴之三章相視而揖如尋常文社之會於是鄉之先達咸爲文以賀主司若分較諸郡縣佐令侈爲盛事蓋皆十郡之知名士誠得人云或以爲先有瑞徵諸傳者覩者不悉記數至今凡已八年三上公車中進士甲榜者已凡若干人其內而居館垣臺部之屬率正直自持有深心尙氣骨得大體以其在朝故未卽爲四方人所知外焉而爲牧者則有黃子亨臣於入觀時獨不赴中貴人投牒拜跪京師傳而異之許子班王今以賄事械至京

師然聞其爲令甫下車卽榜於衢有強沒人爲奴僕者聽其自歸焚其券劾邑効尤率攜手去勢家大姓銜之乃因中貴人得其書幣者謂之賄是殆與賄異乎趙子時偕治興化水大至與民繪圖叩闕天子爲減賜田租逮大吏之不言者諸大吏銜之嗾以他事使去而遂球所目擊而知之者爲劉子映薇劉子爲太倉守遂球至太倉劉子下堂相迎候有處女子之色其州之士事之如師民事之如父母遂球亟謝去日坐兩張子受先天如齋中不敢出見恐以口腹累劉子兩張子曰與遂球言苟可以爲劉子使無媿於師與父母於其士與民者亦復無之不至劉子攝篆崑山纔一月所以治之如太倉比遂球至京師知劉子於鄉之人爲京朝官者無半刺入焉京朝官益相與重之會劉子以漕事求所以便崑山之民者爲囂軍所擊斃一阜衣邑之民皆來與軍鬪事聞之朝鐫劉子級使去言官之言事者及此多爲之不平比遂球下第歸至南都劉子在焉則曰今尙未得去也臺使者交章留且候命不可

以徑行至姑蘇則其爲士民者遮迎遂球而聚問之曰劉刺史其
來耶旣而闔郡之士大夫婦人孺子俱以劉子之去若離膝下於
是其左袒軍旗以致劉子之事聞之朝不得直者益媿恐甚如無
所容其身乃大恚跡劉子往所爲事無所得轉而蜚語中兩張子
以謂其士大夫婦人孺子皆兩張子使之然於是知劉子之仁愛
人欲攻之而彌彰矣然則劉子華矣聞劉子出太倉待命時其攀
而號者淚如雨聲如雷往來奔告擎捧香炬如煙如電有以石塞
城門者有羣而與劉子之尊人奉之梵刹中跪而語訴者有叩藩
使者之門而入圍之數重使必爲言之欲務得留劉子無食言乃
散出者如是而謂皆兩張子使之也能之乎脫能之而兩張子何
以致之也乎繇此之說足以見劉子之賢卽繇彼之說亦愈見兩
張子之爲賢也劉子勉乎哉夫人名旣盛而實易衰其愛之也篤
其望之也必日甚而其忌之也又必日甚劉子於此其不留也乃
殊善其留之將何以加焉故合前數子者觀之皆人所難惟劉子

尤難遂球方歎所學之無所用於時覩數子者而竊復興感焉旣
而文以送趙子復書此以致之劉子嗟乎劉子豈特以是爲同籍
光寵已哉兩張子者何恤於人言其何以終進吾劉子也然而爲
彼人者益無以自處矣雖然夫亦可以各思所自處矣

明文在卷五十一

明文在卷五十二目錄

序

送嘉定丞魯侯序

送吳司訓序

送李永懷歸東平序

送滁守周伯器秩滿序

送同年曾君赴河南僉事序

送巡撫周綿貞南歸序

送程龍峯郡博致仕序

送職方郎中王君赴任序

歸有光

周用

楊士奇

陳川

周用

周順昌

王慎中

金寔

明文在卷五十二

常熟 薛 熙 纂
太倉 楊 崙 訂

序

送嘉定丞魯侯序

歸有光

吳之東南其屬為崑山嘉定壤地相接界上之民往來兩縣間能
道其官之賢與否或時各舉其令之長以相誇往年王侯儀尹嘉
定王侯賢嘉定之民稱之崑山之民亦稱之余崑山人也嘗有按
部者至余從諸生出候郊外王侯亦至下馬與諸生揖讓儀觀偉
然輿馬奕奕諸生夾道讓行目屬王侯蓋賢者易以聞也然於令
則然於丞則否豈丞之賢皆不若令哉勢位弗與令比也嘉定天
下之壯縣著在圖籍地方八百里後割而為州猶存四之三蓋古
方岳大國之地其令視公侯其丞為之僚奚啻如古之上卿余觀
春秋間列國之大夫往往以其名聞於諸侯雖至京師天子亦改

容焉今爲丞而賢亦不易及民雖及民而人亦不樂道之委任之勢使然也嘉定之丞魯侯將以考績去縣學生龔有成來徵余文以道其行余於侯無聞焉有成曰侯賢者也余知其爲賢者也學生與丞不相涉有成又敦飭之士足未嘗履侯之堂而以其文請是重侯之去也先是吾邑丞方侯鏊者有吏才後去爲零陵令小民至今思焉余以語有成成不聞則余之不聞侯之賢也固宜銓曹方務得人苟格令所正奪而去之不顧其民之欲與否昔吾方侯之行也余曰是必復來已而立乎境中望侯之車馬而不來矣今子之侯之行也子勿復言也子將立子之境中望侯之車馬而不來矣

送吳司訓序

周用

吳君司訓吳江比六年謂余曰吾歸矣余曰何以歸君不答他日則又謂余曰吾歸矣子必以一言遺我余曰何以歸又何以言君又不答既而曰子不知我乎吾非不足於是也顧吾懼以重聽廢

官守吾是以而欲歸也余曰然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義也者事上蒞下之宜也今也不然不以義相求而徒以位相軋苟在上焉者不必其賢也惟勢之依苟在下焉者不必其不賢也惟勢之隨甚焉者則鞠躬屏息應對如響而猶有不免於譴謫者固宜君之欲去此也雖然吾有說焉君以己之重聽也亦知有善聽者乎晉師曠者天下古今所謂善聽者也知悼子在堂而鼓鐘於平公之寢杜蕢飲之酒而語之故曠受以爲過而不敢辭漢之許丞史氏失傳其名黃霸之在潁川也惜其去獨曰許丞廉吏重聽何傷夫丞小吏也能以重聽傳於後世爲美談而師曠之聰乃不免以爲病然則君之歸與否固不在於重聽與否也抑又有說焉昔者鄭子產使太史命伯石爲卿辭太史退則請命焉復命之又辭如是三乃拜子產惡之夫伯石以尊君以卑伯石以進君以退尊而進易也而猶不用其情卑而退難也而獨不吝其情觀其難易而賢否可見矣或謂古今人不相及其盡然哉夫君子之取人固當問

其賢不賢如其賢也則庶幾其能飲且食而已矣不當問其病與不病也前此辦天下之事者豈皆健夫耶余聞當道者之稱君之賢數矣豈無如黃潁川者乎如無其人君宜浩然歸吾不能強君以職守幸而有其人焉則吾宜與君言今之人其不病者寡矣顯之而不聞矢之而不信招之而不返撼之而不悟漫焉而莫之省懵焉而勿之耻若是焉者日以甚矣眾矣固有待君而瘳者君盍爲我少須乎告之而不吾聽君之意未可知也余方有行役不得視君之行重君之請而不知所以言姑以示諸生之常與往來者

送李永懷歸東平序

楊士奇

永樂十九年冬士奇侍儲君自南京入朝道出彭城以北屬歲饑民男女老弱纍纍道傍拾草實以食而滕與鄒尤甚儲君憫焉不忍於民之及於此也遽命山東布政使暨郡縣長吏計口而賑貸之侍從之臣亦皆動念矜恤且竊憾其長吏不以豫聞也既渡濟甯入東平之境視其民皆充然意氣和悅如無所不足者而老者

數百人鬚髮如雪冠方巾褒衣而長裾濟濟焉夾道東西聚立候展祇謁之禮從臣見者皆驚意駐馬就而問之此邦庶幾有收乎曰然州其有賢守乎曰然輒舉手加額言曰皆上之賜也又問州守氏名及其鄉郡曰前守楊公今之守李公皆出廬陵而并舉其宜民之政聞者既爲東平喜又喜其民之言達於禮也尙書夏公顧謂士奇曰廬陵固多賢此兩人者亦識之否乎士奇曰前守名瑒字季琛家吉水於士奇同宗蓋宋忠臣建康通判謚忠襄之後爲州縣二十年率有善政今守名湘字永懷士奇同里人其父子兄弟慈孝友愛而力於生業未嘗以非義取皆鄉人所重者眾嘖嘖稱歎曰古人之官人者必推本其行其有以夫抵暮余獨過訪永懷唯一童子守舍家具蕭然是夜宿州學其博士弟子亦皆媿媿道二守之賢時驛路所經東平屬邑其南汶上有史知州其北東阿有貝知縣皆以廉潔寬厚得其民心故盡東平之境不見有不遂之民者而自是所過郡邑所見其民則未嘗不歎東平之僅

有也明年永懷以例代去其後朝廷遣使巡撫天下問民所疾苦
東平之民羣訴於使者乞還李知州使者以聞命還之蓋東平自
永懷去至是更三歲歷兩知州矣民心之好惡豈有他哉撫之不
當其道不愜其意則欲去之如古謝詢之爲吳縣者蓋人情所同
也如撫之當其道愜其意其去也欲留之而不能如鄧攸之爲吳
郡者亦人情所同也其賢不肖相去豈直倍蓰什伯哉永懷之賢
亦攸之徒與其所施諸東平者余及親見之故其復任也序以爲
贈亦以勵其終云

送滁守周伯器秩滿序

陳川

余嘗論民牧之要有三者焉一不得其要則位不稱政不美名且
隳而民告病矣誠於上官也懾於貴近也墮於吏術也士君子有
志當世受民社之寄聲望足以被主知則不誑也權智足以聳民
聽則不懾也材智足以破宿奸則不墮也不誑於上官則實材得
以自見不懾於貴近則實威得以自施不墮於吏術則實惠得以

自治所以聲實並隆位德俱至上交下感而眾戴之矣然其至非
真積力行有自強不息之功者不能爾也洪武乙卯天子軫念羣
黎尤重民選命中書大臣錄天下州縣之長績之著者第升之其
治最者處以劇要三月詔擢萊蕪令周伯器守滁州蓋陟典也滁
州在唐宋時爲名邦出守皆清望有履業之臣往往入爲名公卿
致位宰輔者踵相望若李德裕歐陽修邦之人至今以爲談慕我
皇帝有天下滁爲潛邸大兵是集大業是基輦轂是遵爲國家西
北門戶視京畿諸郡爲最劇守是州者非宿望舊德簡在帝心者
不以輕畀也州土著多勳舊著功烈分茅土者公至初視事曰天
子以三尺法治天下滁爲京畿大郡遠邇所觀望苟不先謹有法
如下民何且法自上始我知有法不知有他也於是均徭役一法
制酌輕重之權而次第以行或挾貴要以枉于者公持之愈力毫
髮不少貸眾環視噤不出一詞滁舊隸中書事皆符下輒奉行或
有不可者封上之後分隸鳳陽府臣以他州下視吏得以毛舉細

微事以撼之公氣不爲動與之開陳端倪論辯不爲少撓事兩上之上以是直公一府遂屈由是終公之政吏不敢撓以私州當通道事蹲沓簿書期會取速一時吏多庸傲玩不恭前政以爲常公燭其奸欺繩束愈加庶事皆上出唯謹奉行不敢後以故手不得高下民病以伸公寡欲自約退食則爐薰清坐蕭然一室俯以思曰政有所闕乎事有所未緒乎民有所未安乎且且以自省力行不少怠蓋公之政智不誑乎上強不懾乎貴明不墮於吏其要豈易焉而已哉自強不息之功三年政成將入覲陳其績之實行且有日民遮道願留不忍其去竊相謂曰我公之名在帝心我公之政在民心今且行其爲名公卿致位宰輔也必矣其不使歐李專美前古幸爲我邦人策余忝與公同政悉公之材之兼人政之治人惠之感人威之服人其聲實之美位德之稱宜其華耀千古爲無愧也敢書民牧之要爲天下同牧者告

送同年曾君赴河南僉事序

周用

史稱元方難爲兄季方難爲弟至於今歷百千年人傳誦之甚熟或曰難兄難弟或曰二難故人莫不知潁川陳氏之有世德而多賢也同年曾君於吾吳中人所稱有道曾御史者兄弟也侍御初以縣令最績徵入臺中既試職遂按治吾吳中四郡以不肯署奏牘奪常州民田罷歸久之起爲山東兗州守而君則自行入爲給事中不能附權貴人出居浙省之幕下已而自慈谿令遷貳蘇州二年會河南闕僉事兵備潁州尙書以君應詔時侍御君已從兗州轉副山西按察使視學政矣夫君與其兄學也皆以文章取高第仕也皆以資望爲言官又皆用其職獲譴不悔賴天子明聖元惡誅死字內廓清善類復用則皆爲郡良牧且相望執法外臺何其道之相若也豈天有以相之而啟其方來者乎何曾氏之多賢也豈其世德有如史稱陳氏者乎然陳氏二子功業不大顯著豈史氏失其傳乎抑其時之不可爲也君伯仲際明時卓然爲名臣固將使天下士大夫稱近世兄弟之賢莫如黃州之二曾者矣

豈直如潁川也又安知不有紀事者如漢史氏傳之後世以爲美
談乎余從君舉於禮部於君之之河南也獨咨嗟歎息以爲昔侍
御君之去也吳人思之不置及君之來也猶見侍御也而得少紓
焉而君今日復舍此去君之道則行矣其如吳人之益重其思何
哉況加以同年之誼不能不爲之戚戚焉者故舉二君之同道願
望其功業出於昔人之上者以爲說聊以慰邦人之思且以自慰
也君爲政廉平無可選擇故不書

送巡撫周綿貞南歸序

周順昌

人臣之去留進退與國家之安危治亂每相應而況鎮撫大吏天
子所賴以保釐區宇者乎其去留進退所關於紀綱者尤匪細自
非見排於正論失職於疆圉者天子弗輕議去如綿貞周公今日
之以譴去殆二百年來所未有之事也先是楊丞以強項故開隙
於織璫璫欲中丞以危法公曰黜陟之柄可容若輩操耶力諍之
始得免逮而璫已銜公矣無何兵使者恣睢以逞一夫寃死萬姓

憤激公亦知其多內援未可擊而公弗顧也特疏上聞蒙天子譙
訶督過公削職歸矣夫以察吏忤璫之故被譴以去天子卽奪公
以官未嘗不予公以名公去而名益高於公何悔唯是公二載以
來歲值大祲力請留漕粟之半加惠茲土復議開三江故道貽吳
中永利公殆未可一日去吳者奈何竟以譴去也雖然公去而郡
邑有所恃不肯以身徇璫監司有所畏不敢以刑快意繼公撫吳
者終不能趨炎附熱翻一成之案且使彼之曲徑而入媚竈而來
因以得美官者亦色沮心愧負世大垢而海內仗節秉鉞之臣猶
或能以察吏安民之責挺持於震風淩雨之中也則公雖去所留
於吾吳者正多而於以風天下甚遠謂公一去報天子可矣嗟乎
玄黃互戰鬥戶橫分名流正學寥落如晨星摧殘若霜木求奇節
異材於今日亦當在海之隅嶺之表矣此余所謂人臣之去留進
退與國家之治亂安危相應者也而又何疑於公之以譴去乎所
幸者浮榮旦夕是非千古漢唐宋無論矣近觀二正之季僉壬弄

權眾正屏跡如王佑王文張志宿劉宇輩之一歲九遷究竟與劉忠愍薛文清劉忠宣諸君子之下理謫成者果何如哉然則公雖以譴去又何悔焉余承乏公之里曾以迂愚懇直抗虐璫方張之焰幾為附璫者所中撫今追昔不覺於公之去三歎息也遂書以贈公

送程龍峯郡博致仕序

王慎中

嘉靖二十三年制當黜陟天下百司庶職報罷者凡若干人而吾泉州儒學教授程君龍峯名在有疾之籍當致其事以去程君在學方修廢起墜蒐遺網失以興學成材為任早作晏休不少惰怠耳聰目明智長力給非獨精爽有餘意氣未衰至於耳目之所營注手足之所蹈持該涉器數而周旋儀等纖煩勞憊莫不究殫勝舉不知司枋者奚所考而名其為疾也黜陟之典將論賢不肖以馭廢置人之有疾與否則有命焉賢不肖之論非可倚此以為斷也況於名其為疾者乃非疾乎人之賢不肖藏於心術効於治行

其隱微難見而形似易惑故其論常至於失實非若有疾與否可以形決而體定也今所謂疾者其失若此則於賢不肖之論又可知矣此余所以深有感也又有異焉古者憲老而不乞言師也者所事也非事人也所謂以道得民者是也責其筋力之強束課其骸骨之武健是所以待猥局冗司之末也古之事師也其飲食於飯患其噎於哉患其哽而祝之也其居處於坐則有几於行則有杖皆所以事師而修其輔羸攝疴之具未聞以疾而罷之也古之道其不可行於今乎程君之僚與其所教諸生皆恨程君之去謂其非疾也余故論今之失而及古之誼使知程君雖誠有疾亦不可使去也君去矣斂其所學以教鄉之子弟徜徉山水之間步履輕翔放飯決肉矍鑠自喜儻有訝而問者君胡無疾也聊應之曰昔者疾而今愈矣不亦可乎

送職方郎中王君赴任序

金寔

守令之譽出於私愛狎昵者固不足信見於賢士大夫之稱許宜

若可信矣然君子好揚人之善而諱稱人之惡故猶有不足徵者然則如之何而可亦惟閭閻之細民田野之鄙夫窮鄉鄙屋之婦人小子心不留毀譽言不知觸諱感悅而歸之斯可信矣此古之觀風者所以採民謠而識循吏知教化用是道也余友王韋庵永樂中爲深澤令在縣且二十餘年示民以教化字之如子婚配其男女長養以其子民實愛戴之如父母嘗坐擅發官廩賑民逮於理得輸役以贖民驅牛車二百輛代之役彌月而竟迎令還治歌舞填道又嘗疾遘幾危民傍徨奔走以香燃膊禱於神謁醫救療之無不至疾間則割羊豕巷歌醉飽以自慶其得民若此類者不可殫紀去縣之日民攜其善政爲歌謠言雖不能成章而意以獨至後爲東朝官營居室於長安西門其民有不遠數百里操畚鍤負磚瓦來趨其事者數十人不浹旬而成此余所目見者也及出爲松江同知首奏免逋租數十萬理冤獄活無辜民以千數劬力於民隱如居深澤時細民悅而歸之亦如深澤之民每由公事至

旁郡求直者纍纍然相屬於道至擁其舟不得行余適與君邂逅於橋李又嘗目見之若是以觀君之所爲其得譽於人非惟不出於私愛狎昵者之口而見稱於賢士大夫之文章亦非過情矣直不知視古之循良又何如邪內艱服除來朝京師大司馬王公素知其賢言於上以爲職方郎中我國家太平六七十年內外軍政雖有成法然歷年既久消長不齊中間牽合填補寧無蔽欺紛糾之弊皇上所以究心於此分遣大臣巡行四方清理之正欲辨別其是非眞僞以爲取舍庶使軍之部伍有稽而民之版圖不亂其法甚良而密而職方實蒞其事三二年間枉抑赴愬者聽理於司馬門經時歷歲有不得命而不免於饑凍死亡者矣今大司馬既委君以此任君當爲知己者用則將忘己之利害以別白其是非使枉者直抑者伸無害者依依有所賴亦如深澤松江之民則君之才之德爲大臣之所薦聞爲天子之所舉用可無負矣豈不毅然大丈夫哉慎毋致人曰功名不及於居守令時則甚不可也太

學生陳瓛君之嫻友也以郡人之意來徵言余辱與君有僚案之
好故因瓛之請而致忠告焉君名源字啟澤漳之龍巖人登甲申
進士第博學善屬文章庵其別號云

明文在卷五十二

明文在卷五十三目錄

壽序

壽都憲閔公七十詩序

李東陽

壽太子太保吏部尚書王公九十詩序

李東陽

翰林文先生八十壽序

陸燾

嚴永思先生七十壽序

黃澶耀

明文在卷五十三

常熟薛熙纂
吳縣袁慶元輯

壽序

壽都憲閔公七十詩序

李東陽

太子少保都察院左都御史閔公朝瑛壽七十同年進士之在朝者若工部左侍郎曾公克明禮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傅公曰川右侍郎焦公孟陽刑部右侍郎陳公德修大理寺卿王公用敬各賦詩一章會賀其家謂東陽宜序首簡自分曹限職以來朝著無私語道塗不並驅惟慶賀之事則有會會未有以壽舉者即有之亦未有聯章彙秩如今日之盛者蓋壽至七十古人所稀不可無會會亦不可無賦有之者實自今始將以爲例也昔在憲宗御極之初吾同舉者二百五十年之少長地之遠近固雜然殊也荏苒至今三十六七年存者不過五之一存而仕者不能十之一仕

而在朝者又不過之數人其間階秩之崇卑顯晦職務之煩簡勞
逸又有莫能同者公起西浙出入內外臺歷河洛楚粵燕薊之墟
累遷南北曹正佐領兵刑風憲之職以至今官可謂甚勞階二品
兼兩秩率羣屬以糾百司將滿九載甚要且久而其年甚高公之
壽固天下所望實同年之重也古者大夫七十有引年之制亦有
賢而不得謝者公初度前日上疏懇辭天子以其端愼老成方
切倚任優詔慰留之公之檢身持法正而不激明而不刻愈久而
不為變故命下之日輿論翕然咸以為宜夫風紀之崇重朝章之
繁縟法令之詳密民情國計之深且遠新進之士雖雋才精識未
易周知而徧舉必歷任之歷試之則其激揚操縱興革予奪乃能
中理而不失其度朝廷之所諮議寮屬之所視倣士民之所瞻望
皆必賴之然非涵養之純持守之定者則雖久而無所於賴是亦
誠難其人若有之宜足為天下重而未可以輕釋如公是也然則
公之壽豈獨吾同年之私賀而止哉夫惟不為私賀則今日之會

之賦之盛如此者非侈也宜也東陽在同年最少今亦既頽白矣
而樸劣無似徒念平生附托交與之情同舟共濟之誼期勉祝頌
之心有不異乎諸公者乃為辭以先之其詩則以齒為次如前所
序云弘治己未十二月十七日序

壽太子太保吏部尚書王公九十詩序

李東陽

弘治乙丑今天子新嗣大位恭上兩宮尊號覃恩天下太子太保
吏部尚書三原王公致政於家年及九十特賜勅備物遣使詢問
仍月加舊所給米二石歲加輿隸二人蓋盛舉也於是部院以下
諸公皆賦詩為公壽戶部尚書韓公貫道以首簡授子乃為之說
曰人之壽以百歲為期雖或有過之者而弗及者天下皆是也七
十謂之稀年八十謂之中壽以九十計者雖閭閻之下亦難其人
況公卿乎昔有虞氏貴德而尚齒夏后氏貴爵而尚齒蓋齒之尊
者聞見廣而猷慮熟惟有爵者能見之然非德性之堅定氣節之
完固則亦有鮮終之戒多辱之議故三者必兼貴而互尚之然就

問之禮珍從之物非九十者不與也王公生永樂全盛時聞祖宗之遺風餘烈歷宣德正統間樂育庠序沾富教之澤歷內寺外郡以至方岳當天順勵精之日熙洽既久上安下恬暨於成化之季極矣而力自振奮彈壓權貴劾邪佞而置之法一拂意則浩然引去身退而名益高比弘治更化之初特起為吏部執法秉政為讒邪所間竟不失其正以去自政體風俗之大罔不周知刑獄水利兵戎人物之務徧嘗而歷試其退而弗用也有遺力焉今耳目聰明筋力如故高談劇飲之下書卷不去手平生所著意見及典籍格言歷代奏議日取而閱之雖興寄冲漠而愛君體國之念猶耿耿不能忘也昔文潞公以太師致仕復起而歸年過九十史稱國家當隆盛之時其大臣必有耆艾之福推其有餘足庇當世公之風聲氣節高年盛福大略近之潞公有八子歷要官公子六人其半皆在仕籍孫男十有三人曾孫三人而來者尚未艾亦今之所鮮見者也然則侈稱樂道形諸賦頌以播之鄉國傳之天下為衣

冠盛事亦烏可已哉六子者承祚承祿承禋皆家養承祐為南京前府經歷承祥為順天府通判承裕為刑科左給事中刑科子禮部所舉士知其清簡有家法每詢公起居狀茲將奉使命便道歸省因以諸公之意序是詩而畀之為壽觴侑云公字宗貫號介軒石渠老人則暮年所更號者也

翰林文先生八十壽序

陸 粲

嘉靖己酉前翰林待詔衡山先生長洲文公年八十乃十一月六日維初度之辰學士大夫之能言者咸以文辭為壽粲雅辱先生知愛雖固陋其敢無述焉蓋嘗觀之國家當太平極盛之日天地之氣沖融和粹者常鍾於人材於是有道德博聞之士出乎其間當其遇於世則雲蒸龍變聲績卓殊其不遇也則其中之浩浩者固有以自足而其蘊積衍溢之餘乃獨發舒為文章經量三才鑄刻萬物以極其所欲言而存諸方策皆足以信今傳後斯亦千載之鴻業矣若人者雖戢身韜光不涉世軌然高風絕塵傾動海內

明文存卷五十三
三
如鵝雛鷺鷥翱翔千仞不可狎玩而有目者舉識爲盛時之瑞也
求諸今日蓋先生其人哉先生純明高雅口無擇言居常與物無
競至於出處辭受大節所存則執義堅定終不少貶徇俗雖自謂
賁育弗能奪也其爲學未嘗標揭門戶詭激於名而粹然一出於
正早歲厭章句骯髒之習爲文辭力追古作者旁綜六藝咸臻其
極始在鄉校則已名滿天下自公卿以及韋布之流莫不人誦其
言家有其書東西行過吳者輒往造門以考德問業幾無虛日云
間被薦升朝入翰林典國史以不能屈意權貴遂致事歸天下高
其節而惜其學之不什一試也粲常竊論先生之行迹謂其介潔
則徐孺子醕懿則管幼安眞率則陶元亮君子良以爲知言乃今
歸然大耋其道益尊文益奇而神完氣厚視聽步履不衰世恒言
令名壽考難於具備先生實兼得之意所謂沖融和粹者獨稟其
全乎噫嘻盛哉抑粲聞之君子之受福於天也匪徒身自饗之乃
國家與蒙其休焉是故古之耆艾魁壘之士其用舍進退論者以

占國盛衰雖其閒居佚處猶足以訓整邦族扶翊名教蓋所繫之
重如此方今雖道化隆洽而士習未純前輩樸訥渾厚之風幾於
泯息誠得大雅君子敦行古道爲之表率以匡拯頹俗其庶幾乎
名德如先生者今世無幾人天而有意於斯道之昌則其福履所
躋未可量也然則吾黨所以壽先生者豈區區頌禱之私言哉曰
爲天下賀可矣

嚴永思先生七十壽序

黃溥耀

韓愈論史書不可輕爲自邱明遷固陳壽王隱諸家而下皆不免
於天刑人禍柳宗元反之以爲前數子者或出於不幸或行事本
不合中道非以紀錄褒貶之故而然也二家之說以宗元爲得然
予嘗妄論之天地間風雲水石禽蟲華蘄無情之物非能有所愛
憎報復於人也或者操吟咏之小技穿穴幽隱摛擢瑣細其得罪
造物甚小而猶或以此致窮又況世之人傑鬼雄抱感慨不平之
氣生無所遇有冀死而見伸乃作史者洗垢索瘢抑沒其事則其

人之長恨於天壤爲何如哉是宜退之所云亦有未必不然者今夫酷吏文致人罪或不旋踵亡身赤族而惠慈之師明允之吏嘗以多所平反獲報於數世之後作史者苟懷平反之心以處之則其得報亦當與遷固諸人相反非有富貴福澤之加其身亦必康強老壽此又物理之必然者也吾邑嚴承思先生讀史三十年嘗患司馬氏通鑑多所闕略遂爲發凡舉例是正其書闕者補之訛者訂之人有俶詭侷儻者收之文有關係治道者采之美如四皓安劉章章見於馬班之書而爲通鑑所不錄惡如華太尉破壁取后僅見於吳人所作曹瞞傳而爲通鑑所輕信皆別白而去取之旁行敷落間見錯出其大旨歸於成人之美不以成敗論英雄不以聖賢大學之道格一切非常可喜之士蓋先生之用心爲至仁矣先生於世泊然無所嗜天亦未嘗以富貴福澤強加之然生長四朝爲太平之遺民家有負郭之田門多載酒之客于子而行陽陽而樂不知老之將至是邱明遷固所深羨而不可得也傳曰仁

者壽先生有焉子少懷述作之志牽於時學不暇以爲年近四十始登一第今方請假南還欲終隱林壑與先生卜隣又未知得遂與否徼天之惠買地百弓貯書千卷俯而讀仰而思洒然盡去胸中之癥結然後修明一經傳之無窮於生平之願畢矣猶恐搜奇不力疾惡之心太嚴則於先王之道一無所得而深犯退之所戒故於先生七十誕辰謹述其生平作史之意以爲壽而亦因以自助焉先生讀之其爲我听然而醜一觴乎時崇禎甲申歲之某月日也

明文在卷五十三

明文在卷五十四目錄

壽序

顧南巖先生壽序

同館諸進士再壽立齋王先生序

龔裕州壽序

楊漸齋壽序

周弦齋壽序

戚思訥壽序

侗庵陸翁八十壽序

白庵程翁八十壽序

周秋汀八十壽序

子實弟六十壽序

侍御時君六十壽序

歸有光

歸有光

歸有光

歸有光

歸有光

歸有光

歸有光

歸有光

唐時升

婁堅

明文在卷五十四

常熟 薛熙纂
長洲 倪廷桂訂

壽序

顧南巖先生壽序

歸有光

夫富貴壽三者天地麗厚之氣之所積也其來也恒參差而不齊而人之值之也雖一家之中父子兄弟之親血脈氣息之相屬可以言語教戒而同者而惟是三者為不可期有厚於富而薄於貴與壽有厚於貴而薄於富與壽有厚於壽而薄於富與貴有厚於富與貴而薄於壽有厚於富與壽而薄於貴有厚於貴與壽而薄於富有聚焉有散焉有平均以等授焉時其平均也而或富或貧或貴或賤或壽或不壽時其散也而皆貧皆賤皆不壽時其聚也而皆貴皆富皆壽此造化之微倏忽遷徙以此鼓舞人世而世乃以有心者窺之憧憧焉疑其既往而意其方來此予之所未喻也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卷五十四
若吾崑顧氏之盛殆所謂時其聚者耶自大宗伯以文章魁天下將躋政府其餘橫金衣緋者尙二三人崑之言貴者必曰顧氏甲第連塢宗親子弟被服華綺千人聚食崑之言富者必曰顧氏自桂軒先生以耆年爲鄉邦之望其後壽考世有其人崑之言壽者亦必曰顧氏今南巖先生以桂軒之孫宗伯從子少膺鄉薦甫倅南昌飄然賦歸來之辭不謂之不貴優游於亭館花木之間不謂之不富安居暇食不親藥餌不習導引不謂之不壽夫是三者所謂不可期也而聚於一家又聚於一人之身斯亦難矣予未嘗通介紹於先生然嘗聞其賢而私心識之間獨竊歎以爲先生藉家世之盛而又三者參會夫人子之於親苟惟布褐菽水以爲養雖有顏淵之仁曾參之志亦當不能無缺然之意有如先生者乃夫人所願於其親而不可得者也於是可以壽矣今年先生壽七十七邑學諸生咸往爲賀俾予敘之予惟桂軒先生與高大父爲延齡會世通姻好高大父壽八十五作高玄嘉慶堂大宗伯實爲之記

則予於先生之文亦何可辭也

同館諸進士再壽立齋王先生序

歸有光

國家倣前代通進奏銀臺司之制爲通政使司領天下章奏自永樂建北其後諸司之在南者並存而省其員額故南通政使司不置使而獨有通政然實卿輔之儲也立齋先生爲其官而以先大夫之服家居卽吉者久之方竣召命適會其年六十之誕辰余季父以里中諸君子之意俾予爲文以贈而國子學同館諸進士以吾黨尤不可缺然秦君起仁復以贈言見屬予惟崑山在吳郡東瀕海論者以爲山窮水匯靈秀之所鍾故人材之出常甲天下今上改元更化二十年中號稱特盛毛文簡公爲大宗伯朱恭靖公爲大冢宰而顧文康公入內閣參侍幃幄三先生以掄魁進而大司寇周康僖公以下位九卿者猶有數公已而諸老相繼淪謝自文康之後寥寥矣此循環往復消息之數非偶然也於是間歇者又二十年而先生舉進士適諸老之盛時中間敷歷外服侍養

家居今復駸駸在卿輔之次蓋向之由盛而衰者公爲之後今之由衰而盛者公開其始古之君子與天下之賢材以事其君未有不愛其同類至其同鄉之人尤情之不能已者故爲之先者望其後之興爲之後者願其先之達蘇子瞻以間世之才平生於蜀之人尤爲惓惓其與范舍人書稱蜀自相如王褒之後以及當時諸賢相繼登朝以文章功業聞天下眉山一縣其舉於禮部者歲至四五十人以爲君子無所私愛而於父母之邦非如行道之人漠然而已今天將貽先生以眉壽俾爲諸公先庶幾乎隨是以起者其雲蒸龍變不可測度耶因書之以爲先生壽

龔裕州壽序

歸有光

孔子曰仁者壽夫仁者豈必能壽哉以其能靜而得壽之理也人生百年以區區之形日與外物爲角夫苟役然馳騁眩駑於富貴之途以其所輕累其所重若是者雖至黃耆其道促矣夫苟不役役然馳騁眩駑於富貴之途以其所輕累其所重若是者雖不

至黃耆其道長矣龔先生受命守裕州有大夫之秩家富田宅有封侯之奉銀朱黼纁之華未始異於世而得園綺之高焉温淳甘臙腥醲肥厚之養未始異於世而得松喬之適焉環湖而居魚鳥上下田夫野老歌呼而笑傲當郡邑喧囂之間而得武陵桃源之趣焉先生其不役役者歟君子之論人取其近先生其得仁者靜而壽之理歟予之內弟温甫與先生世通姻好來請予文爲祝予嘗論今世有所謂壽文者非古之制不過謂生於世幾何年耳奚以文爲至論先生乃可以著之於文而爲壽者也書以歸之

楊漸齋壽序

歸有光

國家制州縣之官皆親民之職所以宣布天子惠養元元之意其取之不一塗而選授必以才要使之人人自盡其力固不以其不任而苟試之也自進士之科重而天下之官不得其平矣夫委之以任而責其成當論其人之才不才與其事之治不治不當問其進士非進士也而今世則不然非有朝廷顯然一定之命而上下

相習以爲是當然者非一日也天子重念遠方之民歲遣御史按行天下以周知其吏之賢否而御史所至汲汲於問其官之所自苟不肖也進士也必其所改容而禮貌之必其所列狀而薦舉之也而銓曹之陟者恒於是旣而罪跡暴著而加之罪罰矣猶若難之苟賢也非進士也必其所改容而禮貌之必其所列狀而薦舉之也而銓曹之黜者恒於是旣而功顯實著而加之賞矣猶若難之是以暴吏恣睢於民上莫能誰何而豪傑之士一不出於此途則終身僂首無自奮之志間有卓然不顧於流俗欲少行其意不勝其排沮屈抑逡巡而去者多矣吾邑楊漸齋先生以鄉進士選調台州府推官先生之考平陽君號爲有風烈而先生承家學少有不盡其心者而一與御史不合曾不得少安其位也雖然於先生何媿先生今老於安享年已七十賦詩飲酒與田夫野老相追逐其樂豈有涯也予獨惜夫天下常有遺才而習於所偏重者不

覺其弊皆以爲是當然而莫知所以救之豈非世之君子之責哉先生以八月八日爲誕辰予弟有尙先生之外孫壻也來索此文予之曾大父與平陽君同年交好而予於先生亦在姻婭之末不得以不文辭然不敢爲漫衍卑諂之談以爲世俗之文非所以事先生也

周弦齋壽序

歸有光

弦齋先生居崑山之千墩浦上與吾母家周氏居相近也異時周氏諸老人皆有厚德饒於積聚爲子弟延師曲有禮意而先生嘗爲之師諸老人無不敬愛久之吾諸舅兄弟無非先生弟子者予少時見吾外祖與先生遊處及吾諸舅兄弟之從先生遊今聞先生老而強壯如昔往來千墩浦上猶能步行十餘里每予見外氏從江南來言及先生未嘗不思少時之母家之室屋井里森森如也周氏諸老人之厚德渾渾如也吾外祖之與先生遊處恂恂如也吾舅若兄弟之從先生遊斷斷如也今室屋井里非復昔時矣

吾外祖諸老人無存者矣舅氏惟長舅存耳亦先生之弟子也年七十餘矣兄弟中河南行省參知政事子和最貴顯亦已解組而歸方日從先生於井里之間俛仰今昔覽時事之變化人生之難久長如是是不可不舉觴而為之賀也嘉靖丁巳某月日先生八十之誕辰子和既有文以發其潛德予雖不見先生久而少時所識其淳朴之貌如在目前吾弟子靜復來言於予亦以予之知先生也先生名果字世高姓周氏別號弦齋云

戚思訥壽序

歸有光

戚思訥先生居城南隍壑斷岸間非車馬跡所至喧囂之音隱隱水外而蕭然有林野之趣先生雅志離俗儲藥於室藝菊於圃彈琴讀書集鄉邨之子弟教以揖讓容與應答灑掃彌老而不倦過其門歌誦之聲鏘鏘也始吾祖為社會先生在焉吾祖常稱戚先生長者又於几案間見戚先生詩當是時予髮始垂會中諸老皆已皤然今予年日長矣諸皤然者自若也往往有及百年者而先

生亦八十矣予是以深喜諸公之難老而吾祖輩之多壽時道說之論者有以為富貴壽考天之所慳而兼有之為難是以龐眉皓髮之叟必在於山林泉石枯槁沈溺之間而華衣鼎食厚享累積者多摧折於中年以予徵之殆非事實而要其理有不可誣者蓋物取多則焦然不寧有紛紜叢垢之集而無恬愉靜逸之休是不知且暮之變寒暑之移而惴惴於百年之途者也譬諸飲食知味者希君子之言壽所以必歸之先生之徒歟先生之子學以才藝馳聲郡校將及於有司之薦彼夫忽焉而驟至者吾又知其不足以動先生矣

侗庵陸翁八十壽序

歸有光

由吳之葑門東出皆湖蕩又東為沈湖沈湖之東為甫里予嘗泛湖中水波浩渺遙望西山如一抹湖上人家隱見煙雨中舟人指點故冢宰陸公之居在焉陸氏之來已久自冢宰公至於今百年間科名相繼蓋水澤之隩區東南靈秀所發而鍾於其家至如山

澤之癯含漚抱質如璞之玉若侗庵翁者尤難得也翁冢宰家子弟遊成均以舍選爲幕官其於市朝之跡未嘗不涉也而自幼至老不知世間有機事人以侗庵稱之蓋當其名云吾觀於翁而知天地太古之氣性情之理猶未盡散於亂惑之中使世多如翁者則朝廷之事清而有司之務寡矣翁夫婦兄弟皆高年三子鼎立而先是其孫舉於鄉而兩外孫亦同舉以此卜陸氏之後日昌而翁之福履日綏也甲子春十有三日爲翁八十之誕辰其壻張君具豆觴卽翁之所以爲壽因道翁之美而請予爲之序予少時嘗之虞山下老子之宮有檜蓋蕭梁時物也予始識翁於此是時翁年尚壯同遊有三四人盤桓古檜之下相與太息以爲此樹自天監至今一千二十有八年來觀遊者不知幾世幾人也今同時遊者皆化去而翁獨高年壽考信知萬物之得於天其短長之相懸絕念之不能不憮然也不知何日當復從翁爲海虞之遊相與其數此檜至今又不知一千幾百年矣願因張君爲約翁其許我乎

白庵程翁八十壽序

歸有光

新安程君少而客於吳吳之士大夫皆喜與之遊都太僕先生愛其淳樸題其所居曰白庵君在吳既久吳人益信愛之無貴賤稱白庵云今年八十其子永絺永約孫應春迎君還蓀田將聚族而爲君壽壻吳君某曰吾翁千里而歸不得文以行非所以將順翁之意也於是謁予請所以爲壽之辭古者四民異業至於後世而士與農商常相混今新安多大族而其地在山谷之間無平原曠野可以耕田故雖士大夫之家皆以畜賈遊於四方倚頓之鹽鳥俛之畜竹木之饒珠璣犀象瑇瑁果布之珍下至賣漿販脂之業天下都會所在連屋列肆乘堅策肥被綺縠擁趙女鳴琴跼屣多新安之人也程氏由洛水而徙自晉太守梁忠壯公以來世不乏人子孫繁衍散居海寧歙間無慮數千家並以詩書爲業君豈非所謂士而商者歟然君爲人恂恂慕義無窮所至樂與士大夫交豈非所謂商而士者歟君今行矣於是與其妻子兄弟若族之

人與夫親知故舊論說生平其所歷天下名山大川大都之會有幾其所見四方賢公卿大夫名人才士有幾遁世長往懷道蘊術之士有幾生長休明全盛之日迄今百年風俗世道之升降上自朝廷下至田野耳目之所見聞其變有幾屈指百年之內中間與其妻子兄弟若族之人與夫親知故舊相見之日有幾也其亦有所感也夫少而遊老而休於是得與其妻子兄弟若族之人與夫親知故舊相與相見而飲飲其喜可知也已則夫爲其妻子兄弟若族之人與夫親知故舊其喜又可知也已

周秋汀八十壽序

歸有光

吾崑秋汀周先生今年壽八十鄉大夫士多爲歌詩文章祝之先生之子通判君設廣席大會賓客予輩九人者辱交先生父子間得坐下坐目瞻盛舉心竊慕之客有洗爵壽先生者問曰先生之壽有道乎先生曰有老子曰逸則壽又曰知足之足常足蓋造化鈞昇萬物小大厚薄各有品限故安其分則心泰泰則百疾不作

故壽愚者弗察覲覲生焉得失觸焉心擾而害隨之惡乎壽故吾見人之富不多其財而薄田敝廬足於陶朱見人之貴不侈其爵而青氈絳帳榮於金紫見人有時名不高其聞而陶情詩酒放懷歌舞老焉益壯若將終身吾不知有餘在不足在我嬉嬉然若與得意者等吾之壽或者在此乎客未對予笑曰達哉先生之論也其有得於莊子逍遙之旨乎哉其曰大鵬萬里鷦鷯一枝各適其適不相企慕則羨欲之累可以絕累絕則悲去悲去則性命安是故壽於人則爲彭祖壽於物則爲大椿達者能得之則先生其人也今而後呼先生爲逍遙公可乎先生聞之喜卒爵而歌頽然就醉予因拾問答之辭合而爲序

子實弟六十壽序

唐時升

我唐氏自宋之季由蜀而越由越而吳居嘉定者垂四百年長材秀民往往出焉然多坎壈不遇讀書談道一畝之宮與四方賢豪長者往來至今傳其翰墨贈答之詞孝友之聲著於其邦雖闕閱

之族累世赫奕必推唐氏爲名家至我先君道德文章爲江左諸
儒之冠我叔父博聞高行與古爲徒兄弟之間肅如朝廷叔父中
歲未有子先君以爲憂歲時祭祀形於嗟歎丙辰之春子弟實甫
以生先君需選京師家人謂當急附信使以聞叔父謂曰吾兄歸
在夏秋之交不遠矣今且勿聞俟其初歸之日子弟參列時令乳
者抱兒自通出自不意以博一笑之歡不亦快乎已而中道及於
大故竟不及聞也終身以此爲恨子長於實甫五歲初度之朝子
問安叔母所婢子戒勿譁意凜凜循床以行欲視弟不敢請及長
受書遇時節休假相從嬉戲終日以爲極歡後子與弟同講習卧
起一閣叔父晏坐其下爲淨室風雨不之學舍輒憑几斂膝連數
日不聞足音晨昏定省出入告面皆有常度嘻笑之聲睚眦之怒
不敢施於燕居然而竟無所成名以慰二親之意今俱老矣子有
薄田爲卒歲計灌園鬻蔬以供朝夕而君所居五畝之宅內列法
書名畫鼎彝罇彝之屬焚香展卷不知日之昃外則巖壑環繞花

竹斐然四時晴晦無所不宜然皆好任情適志不能夙夜兢惕爲
子孫先世教家之法少衰矣傳稱公西華之事親若與朋友處
曾子與事親如嚴主烈君而仲尼之門獨曾氏以孝稱嘉定之富
厚貴顯者多矣我唐氏如松栢生礪石陂陀間雖無華茂穠麗之
觀而獨能後凋意者先世孝慈恭敬之德有以培之也則知父兄
之教不可以不肅閨門之內小慈者大慈之賊也苟爲吾子孫者
謹身節用如臨深如履薄以修其職言念乃祖無墜數百年之緒
則吾兩老人者脫粟而食淪茗而談仰聽鳴禽俯觀遊魚優哉悠
哉以樂餘年固所願哉若夫兼味之食重采之衣吾非不欲也願
有命制之不以望兒輩矣乙卯之春三月十九爲君之生日諸子
諸孫拜君於堂上予述六十年間事相與獻酌且以勛吾子孫使
知所以養二父之志云

侍御時君六十壽序

婁堅

時侍御乾所方按部晉中會上怒言事諸臣不能將順非訕卽欺

欲引繩批根一切抹殺乃坐巡視西城時失察贓賄與其曹數人同日免官歸屆歲戊申而年且六十矣於時龔方仁石巖張大參明初出而與敷歷中外歸而與優游藪澤既昵甚兼有姻連屆其生日將登堂奉觴而辱以爲壽之詞見屬予竊嘗於君之出處有感也夫昔人之論以爲臺諫之得行其志幾與宰相等願君以能容盡下之忠臣以能言匡主之過兩者實相成而常患於不相遇何也大抵寬仁之主能容矣其臣或玩而流爲市名爲行詐感激之士能言矣其君或厭而加之誚讓或黜免蓋自古以然也頃朝廷之上章奏紛紜致令主上薄其言亦薄其罰且以爲雖臺諫員缺亦可勿補若其人舉無足仗者然且用一人焉而輒使兼數人之職豈以爲才固堪之乎直姑爲是名而已寧獨用人者之過哉事勢之相激使然無足怪者當君在臺中時疏數上所言皆天下大計不務爲倖直名言甚諳切而上弗爲忤也假令前後言者皆若此何至令明主盡疑其臣哉顧朝廷所薄在彼而一旦以誑誤

使夫不屑爲彼者亦無以盡其用玉石不分爲可惜耳且夫士之求用於時蓋累百人而幸有一售也其幸而獲售而試之果可以用者蓋又百人而不過二三也自壯而老三四十之間効用之早暮又不可期也卽早遇合矣其克至於耆老或十纔得一焉今也黜之不以其罪一黜而遂至不復振以老其人旣不可多得得人焉而又不復盡其用國家用人可若是焉否也君旣壯出仕中間再以艱歸前後爲邑者凡四而以課最擢爲天子耳目之臣所居官廉而不劇嚴而不殘強執而不膠以君之爲令知其所論薦與所劾免其人之賢不肯如黑白較然也自君歸田以來時事日非長吏幾不知有小民而惟知上官之喜怒上官見其人輒卽以爲可喜或驚悍則又曰是可畏人噤不敢出一言也嗟乎君之舉錯雖不克盡行於全晉視世之君子何如哉雖然君今鬢髮朱顏尙如未衰之年令主上一旦悔前之誤嘉與士大夫更始追用老成以爲世坊表君且與時俯仰乎哉抑終不可一世乎哉願二公

於醮酣之際聊試以予言質之當必有不激不隨足以風勵當世而終不爲習俗之所移者此亦迂儒之所欲亟聞也

明文在卷五十四

九

明文在卷五十四

明文在卷五十五目錄

壽序

孫太夫人九十壽序

裴母周氏貞節序

張母太安人壽序

邱恭人七十壽序

王母願孺人六十壽序

王氏壽宴序

許應元

王慎中

歸有光

歸有光

歸有光

歸有光

明文在卷五十五

常熟薛熙纂
同里張一桂訂

壽序

孫太夫人九十壽序

許應元

昔鮑司隸宣與其內子少君齊德比義並抗高節宣既盡忠漢室
新莽甚而戕之少君獨壽考無恙親見其子孫游涉顯列然猶不
忘在約致誠鹿車二史詳而錄之貞臣世家耀於方冊而復褒述
列女示風尚焉敬姜陳勞逸之戒舉先王之典仲尼歎之邱明紀
焉曲而不黷夫閨闈之行非治亂之途也闕中之語非法紀之守
也而皆在於國史豈徒寵其世及而懋置其話言哉抑亦明乎得
失之故昭天道察人事迹福善害盈之軌見履信思順之終吉也
應元竊觀我先正忠烈孫公之事與其夫人之兢兢未嘗不歎天
命之不惜云方公之罵賊請詔義形於色躬蹈白刃辭氣不撓豈

嘗計奉嘗於百祀流慶於來裔哉及夫人愴慨雪涕遣脣奔難三
丈夫子同心赴讐不避湯火方是時母子共慮不與賊俱生亦安
望維祺之壽百祿之荷也不三十年而孫氏之興赫乎盛矣豈非
天乎嘉靖辛亥太夫人年九十矣視聽知慮如壯盛時三子咸以
儒顯致位大臣忠孝正直之節文武訓辭之美播在表著諸孫皆
明經飭行三策名薦書一褒然首舉當此之時志節之士無不扼
擊稱忠臣之遺烈近也天與人蓋若相接施昇速於響應徵負白
於質劑豈或然之數哉六月廿有二日屆於誕辰自天子之三公
卿士列侯勳伯持幣進而走堂下稱繁祉而頌德壽者車數十乘
搢紳之彥婚姻之懿闔里溢聞不可勝記三君既肅客辭曰罹變
蓋久太夫人及不肖孤等未嘗一日忘雖客有命不敢以聞太夫
人客曰雖然願以謁也三君敬白客語太夫人愀然曰嗟乎豈始
願所及哉先公之忠登於策書載在銘府是之謂壽吾既不能從
先公而迨於耄老若等多祿吾方日夜懼懼而客願以賀我爲吾

嘉與若等增修先公之緒無忝前冊則章服之華餼牽禮帛之奉
孰多於一字之與善頌善禱孰信於彤管之記一日之燕孰永於
百世之稱也且非先公遺無以有今日先公之不幸而吾且以爲
福乎於是三君頓首曰固堪等之心也出謹謝客入率婦子希鞞
鞠躬上康壽觴太夫人舉之爲一笑曰止無吾以泰京師聞之莫
不賢太夫人而大三君之孝樂觀於禮文之盛而嘉三事大夫好
善之誠也夫鮑子都之倉卒非若忠烈公之炳奕也公父文伯非
如三君之賢於以儷太夫人於二母不尤進乎三君者長君都督
仲君尙寶卿季君少宗伯俱有重名而宗伯君學爲世師法道爲
國輝光天下之人固日望其當軸處中以禔福元元爲社稷鎮於
是益錫太夫人以難老而申脣祚於永固也天篤之矣應元初舉
於鄉實從宗伯之後最爲久故及邑人楊文化林爵皆姻黨也不
敢以幣來賀而屬予以辭

裴母周氏貞節序

王慎中

古載籍可見其辨於婦人女子之事於經詳矣事之大者宜莫如節禮所謂一醮不改名之曰信是謂婦德而所以事人者也今考其詩以節著者其姜一人而已詩之所載自芼蘋湘藻求桑采蕨抱衾弋雁雜佩畜旨敬一職而勤細事既皆錄於史氏仲尼存之以爲教不宜詳小而顧略於大豈詩之所載皆婦人之能言者其以節自全者或偶不能言史氏無從采而仲尼亦不得而存之歟至於春秋所書終始全節不失婦道者惟紀伯姬又何其靳也蓋其書法與詩不同閭閻井邑民庶之事不從於赴告雖欲書之而有不得歟然諸侯公卿夫人有國家之佐範於禮而約於訓尤宜有以自全而其可書之靳猶如此況於民庶之末哉而彼生於教明俗行之時其有節與敬職而勤事者宜無不能言又不宜其偶不能言者獨爲有節也由是以推而節之難全也益可見矣以彼世之盛若此而世之後者可知矣中國若此而地之遠者又可知矣吾所爲序者始興裴母周氏蓋婦人之有節者也觀其不二其

心於生死存亡之變而確然以禮自防皎白完善終免於凌暴點汙之患力撫其子督使自立門戶起而宗祊延亦其材足以輔其志而能然歟以時之今地之遠而其人若此豈不尤爲難哉吾亦有感矣夫詩之於民庶甚詳矣其有節而可載者以不能言而不能於存春秋所書不必其能爲言也又以民庶之賤而不得列則彼婦人之有節而幸生於詩與春秋之時猶有不遇之恨也而仲尼之於是書其於欲搜著內美以顯垂陰教之意其亦不能無憾矣乎吾之於周氏其敢謂使之無不遇哉然而闡發幽側以輔翼世教固將學於仲尼者也方求夫事之可載者使見於文安得以其生之微而廢之吾之爲此序其亦竊有取乎仲尼之旨而周氏之果不爲不遇也

張母太安人壽序

歸有光

張母太安人之寡居也其子秋官尙書郎甫七歲家甚貧不能自存太安人辟芋以爲食旦遣就傅夜則躬自督誦母子共燈火熒

明文卷五十五
三
熒徹曉太安人苧獨精售輒倍價太安人亦自喜爲之常辟苧無
晝夜寒暑以一女子持門戶備歷百艱如是者幾年秋官舉進士
爲主事幾年有太安人之誥又幾年致仕歸養於家又幾年爲嘉
靖二十年太安人年八十矣於是膺命秩又得其子之侍養甘脆
之珍華綺之飾無弗致者鄉里以爲榮而太安人敝衣厲食辟苧
自若也秋官有小過詬責之如年少時談者以太安人可以附於
古之列女太安人初度之辰鄉進士鄔克忠輩二十餘人如張氏
舉觴爲壽相與誦太安人之美因及其所以爲壽之說有光聞之
古之善養生者務尊其生而勿撓之時其興居之節適其奉養之
宜而內不傷其七情之和若處子嬰兒然故得全其天年不中道
夭也太安人之所以勞其生者去其養生之說遠矣其艱辛彌甚
其得數彌長莊周所謂受命於地惟松栢獨也太安人之謂也古
者尊老非直尊其年而已有德焉若太安人者可以壽矣
邱恭人七十壽序
歸有光

邱恭人某省參政諱經之女始邱公生三女愛之曰吾女必皆予
貴人有聘之輒不予皆至於長卒皆予貴人恭人其一也是爲前
廣東按察使司副司王公濟美之妻邱公蓋與司馬質庵同官
御史司馬憲副之從祖邱公以是意歸鄉王氏自荅雷間嬪於海
上越五百里由嫁女必欲予貴人也時憲副已在南部其後歷官
江右最其後踰嶺恭人常從其祿養憲副受誥勅遂有恭人之
命予家故與王氏有連知其家世爲詳自唐御史胸封之後至分
水明州而來崑山司馬與憲副之祖某官兄弟同舉進士自是科
第不絕及憲副殂謝之後諸子皆彬彬鄉學一誠以戊午復薦於
鄉蓋故家大族歷世久遠如老樹之枝葉扶疏不能無旁落不齊
之數自恭人之歸憲副今老矣獨見王氏之盛如一日也鄉里皆
稱邱公善嫁女云恭人以某月日誕生至嘉靖四十年恭人年七
十諸子謀所以爲壽介縣學生孫君某來請頌禱之詞予爲道恭
人之事如此因論之以爲邱公以女子貴人可得而知也恭人之

享其福祿壽考至於今七十年邱公不能知也其有子若孫能趾美前人邱公亦不能知也然吾聞恭人貞靚慈孝初及憲副至寡撫其前孤與其所出有平均之義其子事之亦無異所生恭人之德如此其享福祿壽考宜矣然則邱公其有以知之矣有城方將纘女維莘雖自古王者之盛亦有所自故稱恭人之壽而本於此庶幾乎王氏子子孫孫勿替引之以是為頌禱其可乎

王母顧孺人六十壽序

歸有光

王子敬欲壽其母而乞言於予予方有腹心之疾辭不能為而諸友為之請者數四則問予敬之所欲言者而予敬之言曰吾先人生長太平吾祖為雲南布政使吾外祖為翰林為御史以文章政事並馳騁於一時先人在綺紉之間讀書之暇飲酒博奕甚樂也已而吾母病痿蓐處者十有八年先人就選待次天官卒於京邸是時執禮生十年諸姊妹四人皆少而吾弟執法方在娠比先人返葬執法始生而吾母之疾亦瘳自是撫抱諸孤熒熒在疚今二

十年少者以長長者以壯以嫁以娶向之在娠者今亦頎然成人矣蓋執禮兄弟知讀書不敢墮先世之訓而執法以歲之正月冠而受室吾母適當六十之誕辰回思二十年前如夢如寐如痛之方定如涉大海茫茫浩蕩顛頓於洪波巨浪之中篙櫓俱失舟人束手相向號呼及夫風恬浪息放舟徐行遵平洲渚舉酒相酬此吾母今日得以少安而執禮兄弟所以自幸者也噫子敬之言如是諸友之所以賀與予之所言亦無出於此矣恩斯勤斯鬻子之閔斯子敬兄弟其念之哉

王氏壽宴序

歸有光

王氏之最長老母曰孫碩人今年八十矣於其生之日諸子姓祝於堂下者若干人外姻之來祝者若干人三世之交游來祝者若干人皆願碩人之壽自今以往至於無算又願天下太平雨暘時若歲以有年縣官無苛政急賦閭里安居以娛碩人之老又願其孫若曾孫發揚詩書之業用於王國以報本朝二百年生育之

恩碩人及見其榮也祝己其子有功有親退而與諸賓爲晏少長
誦說以獻以酬既醉既飲咸相謂以爲此王氏之盛不可以無述
予案王氏居崑山之度城不知其幾世矣其家古檜老栝蒼然鬱
然尚皆百年物也度城在澱山湖旁有數十家之聚惟王氏居之
無他族昔有王豫修先生修身潔行將及於仕而蚤世生平惟以
忠孝大節自許崑山人至今稱之其子南陽克遵其訓爲隱德君
子碩人其配也吾觀吳中無百年之家者倏起倏仆常不一二世
而蕩然矣王氏保有先世之遺雖時移事易稍稍侵削而亦不至
於貧讀書數十世雖仕不遂而不至於易其業碩人俯仰八十年
間顧盼於興廢之際維持保守之艱其賢有足稱者哉若迺爲碩
人祝者前之詞則既美矣予又何以加焉

明文在卷五十五

明文在卷五十六目錄

重修尼山宣聖廟記	李東陽
應天府重修儒學記	王守仁
重修六合縣學記	王守仁
歙縣孔子廟記	宋濂
重修至德廟記	周忱
冉子祠堂記	茅坤
黃叔度祠記	孫繼皋
重修范文正公忠烈廟記	王直
重修一拂先生祠記	葉向高
龍場王陽明先生祠記	羅洪先
象祠記	王守仁
常熟縣二烈祠記	唐順之

明文在卷五十六

常熟 薛熙纂
清豐 侯溥訂

記

重修尼山宣聖廟記

李東陽

尼山在今兗州之鄒縣去曲阜闕里宣聖廟六十餘里峙為五峰其中峰則宣聖所取以為字與名者也五代周顯德間魯守趙某始建聖廟宋慶曆間文宣公宗愿修而復廢元至順間衍聖公思晦請復之後至元間乃建廟置書院季世兵燬無復存者國朝永樂戊戌衍聖公彥緒以私財修之歲久皆壞成化初衍聖公弘緒欲修之未果也弘治己未今衍聖公弘泰復議修之巡撫右副都御史何公鑑曰此有司之事吾徒之責也乃以屬知府龔君弘會財庀工規畫綜治既精既密暨徐公源為都御史彭君杰知府事乃踵而成之廓大成殿為間五為寢殿亦如之增啟聖王後殿修

泗水侯沂國公及毓聖侯諸殿又增書院爲後堂及左右廡其爲
間各若干以及庖庫亭井之類皆備凡爲殿與院各爲門垣以相
限別而爲大門一以通出入總名之曰尼山宣聖廟者從其重也
竊惟天地之氣細縕變化爲人爲物天主生地主成時運歲月屬
乎天山川土壤麗乎地時與地各異而所以爲人物者不同人得
氣之靈聖人又得其最靈者故於時與地皆不可以常得由堯舜
至於湯由湯至於文王皆五百有餘歲而後一見又自文王至於
宣聖亦然夫以二帝三王間世迭出道之廢也旋相爲興及周以
後天將憫聖治之不復見也宣聖之生於此固宜吾宣聖者雖不
得位然修道立教以貽萬世乃古帝王之所不及是固元氣蘊結
之深且久亦獨非鍾萃孕育之厚有以致之然乎魯以周公所封
遺風善教爲諸國望其山之太者爲岱宗尼山者岱之支而秀者
也宣聖之出於此亦宜然則顏氏之禱載諸史傳徵之名字蓋亦
有之而非待此而生也宣聖之道徧天下及後世故凡衣被光澤

者皆祀而報之上自朝廷下至州縣著爲恒典而闕里林廟則
嗣衍聖公主其事尼山之廟以二月爲生辰九月爲忌日一歲再
祭而山之神亦附祭焉夫魂氣之飛揚固非體魄歸復之比然因
生遡原報本反始之舉有之而不敢廢茲廟之制誠不可以或弛
也爲孔氏後者睹聖人之音容而不可得則求之廟庭廟庭而不
得則求之林墓林墓而不得則又於茲山茲廟求之仰止景行念
爾聿修之意可以油然而生矣聖澤所庇不愈遠而無窮哉況天
下之學者仕者或游或寓之此而求焉其爲益不亦大且慎哉若
謂聖人之道無所不有聖人神之亦無所不在有不專於此者則
論其理之凡而非所以論祭之義也東陽之女實歸於今公之從
子聞韶故公以廟事屬爲記以告於來世謹記

應天府重修儒學記

王守仁

應天京兆也其學爲東南教本國初以爲太學洪武己酉始改創
焉再修於宣德之己酉自是而後浸以敝圯正德壬申府尹張公

宗厚始議新之未成而遷中丞以去白公輔之相繼爲尹乃克易
朽興頽大完其所未備而又自以俸餘增置石闌若干楹於櫺星
門之外於是府丞趙公時憲亦協心贊畫故數十年之廢一旦修
舉煥然改觀師模士氣亦皆鼓動興起廟學一新教授張雲龍等
與合學之士二百有若干人撰序二公之績徵予文爲記予既不
獲辭則謂之曰多師多士若知二公修學之爲功矣亦知自修其
學以成二公之功者乎夫立之師儒區其齋廟昭其儀物具其廩
庖是有國者之立學也而非士之立學也緝其敝壞新其圯墁給
其匱乏警其怠弛是有司者之修學也而非士之修學也士之學
也以學爲聖賢聖賢之學心學也道德以爲之地忠信以爲之基
仁以爲宅義以爲路禮以爲門廉耻以爲垣墻六經以爲戶牖四
子以爲階梯求之於心而無所不備也其功不亦簡乎措之於行
而無所不通也其用不亦大乎三代之學皆此矣我國家雖以科
目取士而立學之意亦豈能與三代異哉學之弗立有國者之缺

也弗修焉有司之責也立矣修矣而居其地者弗立弗修是師之
咎士之耻也二公之修學既盡有司之責矣多師多士無亦相與
自修其學以遠於咎耻者乎無亦擴乃地厚乃基安乃宅闢乃門
戶固乃垣墻學成而用大之則以庇天下次之則以庇一省一郡
小之則以庇其鄉閭家族庶亦無負於國家立學之意有司修學
之心哉若乃曠安宅舍正路圯基壞垣倚聖賢之門戶以爲姦是
學校爲姦之藪也則是朝廷立之而爲士者傾之有司修之而爲
士者毀之亦獨何心哉應天爲首善之地豪傑俊偉先後相望其
文采之炳蔚科甲之盛多乃其所素餘有不屑於言者故吾因新
學之舉嘉多師多士忻然有維新之志而將進之以聖賢之學也
於是乎言

重修六合縣學記

王守仁

六合之學敝久矣師生因仍以苟歲月有司者若無覩也故廢日
甚正德甲戌縣尹安福萬廷琨氏既和輯其民始議拓而新之維

時教諭長興徐丙氏來就圮舍日夜砥新厥士尹因謂曰子爲我造士而講肄無所斯吾責何敢不力顧兵荒之餘民不可重困吾姑日積月累而徐圖焉其可乎民聞相謂曰學諭方急訓吾子弟無寧居尹不忍困吾民而躬苦節省吾儕獨坐視非人也於是者民李景榮首出百金以倡從而應者相繼不終日聚金五百以告尹尹喜曰吾民尙義若此吾事不難辦矣然吾職務繁劇孰可使以鳩吾事者乎學諭曰尹爲吾師生甚勞苦父老奮義捐金旣費其財又盡其力而與一二僚請無妨教事以敦民聞相謂曰尹不忍困吾民學諭方急訓吾子弟又不忍吾勞而身董之吾儕獨坐視非人也於是耆民王彰陳模首請任其役從而應者十夫以告尹尹喜曰吾民尙義若此吾事不難辦矣提學御史張君適至聞其事而嘉之眾益趨以勸十月辛卯尹乃興事學諭經度規制以襄訓導某典史某察其勤惰稽其出納修大成殿修兩廡神厨庫前爲戟門又前爲櫺星門又前爲泮宮坊皆以石殿後爲明倫堂

爲東西齋又後爲尊經閣明倫堂之左爲三解以宅三師前區三圃圃前爲名宦祠又前爲鄉賢祠又前爲崇文倉明倫堂之右爲致齋所又右爲饌房又右爲射圃而亭其圃之北曰觀德致齋之外爲宰牲所又前爲六號凡爲屋百九十有七楹十二月丁巳工告畢役未逾時也閭閻之民尙或未知其興作聞而來聚觀者皆相顧喑愕以爲是何神速爾是何井井爾煥煥爾庠生某撰考其事來請予記予曰甚哉誠之易以感民也甚哉民之易以誠感也有司者賦民奉國鞭笞累繫不能得則反仇視今縣尹學諭一言而民應之若響使天下之爲有司學職者咸若是天下其有不治乎此可以爲天下之爲有司學職者倡矣民之愛其財與力至爭刀錐靳舉手投足寧殆其身而不悔今六合之民感其上之一言捐數十百金効力爭先恐後使天下之爲民者咸若是天下其有不治乎此可以爲天下之民倡矣民之蔽於欲而厚於利苟有以感之然且不憚費已之財勞已之力以赴上之所欲爲士秀於民

而志於道修其明德親民之學以應邦家之求固不費財勞力而可能也苟有以感之有不翕然而興者乎吾聞徐諭之教六合不數月而士習已爲之一變使由此日遷於高明廣大以洗俗學之陋則夫興起聖賢之學以爲天下士之倡者將又不在于六合之士耶將又不在于六合之士耶

歙縣孔子廟記

宋 濂

歙漢縣也初屬丹陽自吳晉而下雖屢更爲郡若州而縣仍舊名不廢其地爲東越奧區號多佳山黟川如龍前行偃蹇不受羈紫陽問政二山又矗起東南勢若翔鳳皇飛布紫金諸峯又騰翥於後先而黃山又直西北奇巒之不可名者凡三十六丹崖翠岑分割陽陰而吐和降精於無窮故士之生其間者或以氣節著或以道藝名時有其人近代尤稱多士立言著書動足名家是固因山川之靈攸鍾其沈涵陶育之者非立學之所致與初學在縣治之東淳祐庚戌郡守謝堂始建至大庚戌縣尹宋節至正甲申縣

丞葉琛皆葺而新之壬辰兵起而歙爲爭鬪之場官廬民舍焚爇無遺而學亦廢矣澹煙荒照榛荆蔽途而狐兔或暮出衝人識者爲之傍徨太息如是者十年辛丑之夏張侯齊來爲縣慨然歎曰歙爲徽國文公父母之邦道德之化衣被天下雖時丁尙武而其鄉學可久廢乎遂請於大府而經營之會故基已更構紫陽書院遂於書院之東立表考宜翦刈荒穢別畚新土充其虧窪高爽塏疏有踰其舊中峙王寢象厥正配黼坐朱几嚴事有容旁圖從祀於兩廡間外敞正門列以畫戟法庭端潔城平密鞏闌楯翼遮術道直修外爲都墉樹以三門上應靈星榮光昭煥廟左別築論堂堂直齋以處講師暨弟子員不膏不侈無譽彝憲經始於秋九月告成於明年壬寅之秋八月侯帥儒師行釋奠禮牲幣有飭庭燎伊煌罇俎維旅法齊苾芬神來顧歆如在左右觀者歎慕至於詠蹈僉謂侯之嘉惠吾民者深不可無以貽永久於是教諭江君材奉幣請文刻諸麗牲之碑惟先王之制自諸子以至公卿大夫士之

子使之修德學道春合諸學秋合諸射以考其藝而進退之是文
事武備均出於學也所以興師必受成而行及其還也則釋奠於
學而以訊馘告曷嘗析爲二哉自世道旣衰不復獲沾先王之澤
之盛人徒見提旛鼓而簡車徒者乃指爲武殊不知制勝兩楹折
衝千里而有所謂詩書之帥也侯於下車之初能汲汲建學於用
武之日可謂知斯道矣歛之人士尙當專心一力惇於明體適用
之學平居之時則談俎豆而攻遺經一遇四郊有警則操戈上馬
以收獻馘之功使議者咸曰是生文公之邦而無忝山川之靈者
庶幾不負建學之意不然豈予之所敢知哉侯字仲賢齊其名也
某郡人以行中書掾擢爲令招徠懷集民驩趨之遂成市落縣廨
驛舍皆新作之而尤急於農功築呂塌及良干范阮二隸歲以有
秋其善政蓋不一而足當時相其成者則丞胡拱辰主簿王某及
江君云

重修至德廟記

周忱

宣德五年秋七月禮部郎中豫章況鍾伯律奉璽書擢守於蘇州
視事之日吏以囚牘進見民之繫於獄者凡千餘人尙爭務勝交
相訐訟有經十餘載而未決者伯律姑置弗問越明日率郡之父
老祇謁於吳秦伯廟見其堂宇傾仆垣墉頽圯吏民奉祀弗虔乃
喟然歎曰民不見德宜乎刑之弗清也是非郡守之先務乎即日
命工度材撤其舊而新之曰堂曰室曰門曰廡爲屋凡四十楹繚
以周垣堅以甃甃不十日而告成復率父老潔牲醪祇祀於廟居
人過客瞻望咨嗟於是獄之繫囚交相媿悔曰秦伯以天下讓民
無得而稱焉吾輩所爭僅錐刀之末耳何重貽郡侯之羞乎皆相
與俯伏庭下自服其辜不數日而獄至空虛予時奉命巡撫於江
南列郡至蘇州祇謁祠下父老以其事告且曰昔者狄梁公以冬
官侍郎爲江南巡撫使毀吳楚淫祠千七百所而此廟則在所留
而不毀者去今千年得吾郡侯葺而新之巡撫使之來又適當其
時吳民觀感興起自今其無復爭競之風乎予乃登其父老而告

之曰方泰伯之奔吳也斷髮文身示不可立然荆蠻義之從而歸者千餘家遂端委以臨其民是欲辭富貴而富貴隨之及其後世夫差狃於必勝窮兵瀆武破越困齊欲霸天下卒之國亡身戮妻孥子爲虜是欲求富強而失其富強矣然則吳地數千年之富庶由泰伯之三讓有以致之也其鬪訟之成風者亦由夫差之好勝有以啟之也夫爾民欲爲泰伯之讓乎欲效夫差之爭乎一則廟食萬世一則貽譏千載其得與失必有能辨之者孔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此子與太守者望於吾民之意父老曰善請以是爲記遂書於麗牲之石使四方之來謁者咸有所觀感而興起焉豈獨蘇州之民而已哉

冉子祠堂記

茅坤

冉子鄆人也去臨洛五百里嘗事孔子終身不求仕於洛不得稱鄉先生沒而祀於其社者亦未必有功德於洛之士者洛之人何以廟而祀之洛之西五里冉子墓在焉豈孔子之門人各以其學

授諸侯之國而冉子死於是也然冉子死而孔子與之訣按史記嘗稱孔子自衛西見趙簡子聞竇鳴犢舜華之殺也臨河歔歔流涕而返則孔子終身不入趙而冉子之死蓋死鄆也豈冉子嘗授學於是而既返門人或得其所遺衣冠遂愛其道哀其死而相與謀葬之後之人因墓以廟耶子問嘗疑孔子在當時天下之士遊於其門墻傑然者眾矣若季路之攝干乘子貢之連騎結駟於齊魯之郊卜子夏之疏序雅頌皆所謂政事文章之褒然聲稱者其餘虎視麟躍翱翔儒林不可勝數然皆不得與高弟列而當時所與從陳蔡之間者獨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之徒以德行稱彼皆無所謂文章政事以自表見歟然仲弓猶爲季氏宰閔子騫亦以苦力行孝稱於內外顏淵與孔子言而終日不違而問仁問邦及簞瓢陋巷之語亟稱之不置也至於伯牛則絕無一言一行傳於齊魯論家語之中特孔子哀其疾之辭耳以予觀之冉子當言不出口眇然儒者也而亦無奇節特行以自喜州黨朋友之間故

後世不得而述焉夫趙古稱多悲歌慷慨慕義名俠之士者也趙武靈王之霸廉頗藺相如樂毅之勛業平原公子之愛士唐之相璟宋之相沆彼皆所謂蓋世之賢者然俱以頽落薶沒無復睹記其所遺墓宮往往里之童子樵採嬉遊其上而不復禁而區區言不出口如冉子者數千百年後猶相與守其衣冠之葬以祭何歎嗚呼傳不云乎太上立德其次立功次立言故士之好修不必論著乎文采聲施於國家載名氏撰藝實於竹帛鼎彝之間而苟自其所壑遊谷處夷然托行於隱君子之列焉百世之下固有聞風而俎豆者矣郡守小潭唐公來謁冉子之墓而加亭於其碣修葺故廟屬予爲記蓋將以孔門首德之義而教郡之士人者嗚呼予非爛於文辭者也又性頗迂疏自度功與言皆不能矯而獨願乞身入山學爲隱君子如吾冉子以附郡守之教是或可勉而至焉不知其許與遊否也故特詳之如左

黃叔度祠記

孫繼皋

汝南故有黃叔度祠歲久不飭且壞某君以職事祭於祠下周覽太息乃葺而新之蓋東漢之士距今千三百年其祠輒壞輒理其名猶若新也夫俾叔度與當世之賢豪比跡而論列則慷慨不若李范死國不若陳竇流化一方不若荀陳蓋史亦謂其言論風旨亡所表見而胡以沒而祠祠而至今不絕也嗟夫方漢之季士爭驚卓詭之行相矜以聲相高以死於是服桁楊齒刀鋸甘心而不悔者蓋肩相摩踵相接也其禍至於正人盡而社稷從之識者以此亦咨咨歎諸賢之少激矣叔度何不足爲蕃爲武爲膺爲滂顧以爲捐吾生亡救於天下而又趨之吾弗忍也吾旣不能以一木支大厦之顛而又沾沾百里以爲惠使天下猶得而窺其淺深若太邱朗陵者吾又弗爲也所謂噴然其處順淵乎其似道者真知叔度哉後世淺中之夫以爲叔度名跡兩晦此特善自匿者嗟夫荀季和之賢也郭林宗之鑑也戴良之高才也藩舉之盛名也咸匪樂自損而妄譽人者而靡不退然深服遠去耻咨叔度之長豈

直善自匿也乎哉假令叔度而遭時得位其建豎必在當時諸賢之上何者善藏者必善用倏而躩屈倏而龍躍自千載之下喻度之其辨此也必矣惟其實能辦之而其言論風旨非一世所見此真善處濁世者迺叔度所以賢也雖然叔度并其當時之名與跡欲晦之而後之人乃區區尸而祝焉豈叔度之情乎蓋名以濁世晦者必以清時顯古之翳跡巖藪而垂聲來禩者非一也則叔度之久而獲祠於其鄉也固顯晦之理也哉且使後之人游於其祠而夷考其人緣其人以求其意庶其有風乎則某君之爲是舉也知政本矣予故記之以詔來者俾永勿壞

重修范文正公忠烈廟記

王直

正統八年十一月蘇州府重修范文正公忠烈廟成其十一世孫都察院照磨子易其事始末屬直爲之記蓋公蘇人也曾祖徐國公祖唐國公考周國公皆葬蘇之天平山公嘗請於朝改天平山白雲庵爲白雲禪寺世度僧守焉作祠於寺之右以奉祀事至公

之子孫又作祠於是祠之南以祀公然忠烈之名未有也宋自元昊反西鄙騷動師出無功乃命公經略公選將練兵築城塞墾屯田據其要害示以形勢招來屬羌恩信大洽決策取橫山復靈武元昊勢屈乃請降西人仰公之德服公之化皆爲公置生祠公薨相與哭於祠下者累日不絕宣和間宇文虛中爲慶帥言公忠於朝廷其功烈顯於西土至今猶廟祀益虔然廟未有額徽宗命以忠烈名之且爲題其榜凡廟之在西者皆易以新名然蘇猶未有也紹興以來西土皆陷忠烈之廟越在異邦蘇之守令與其士大夫謀曰蘇公故郡也而天平山則公祠墳在焉公之精神必往來乎此乃更作新廟揭忠烈之榜於廟門由是蘇始有忠烈廟每歲上巳郡縣長吏率其屬致祭廟壞元至正乙酉嗣孫邦瑞士貴復新之末世兵亂燬焉踰八十年未有能復之者至是工部侍郎廬陵周公忱巡撫至蘇而監察御史劉君甄劉君仕昌鄭君頤皆以事莅焉郡守李侯從智來會政事之暇語及茲廟因相與歎曰公

之德業著於當時傳於後世不繫乎廟之有無也然表先正以儀
來今使後生小子得瞻其廟貌想其精忠偉烈而興企慕之心則
廟亦不可無也乃各出資俾吳縣令永嘉葉錫圖其成錫毅然以
身任之殫心竭力規畫處置凡隣邑之令佐皆以資來助市良材
命眾工爲堂前後各三間以奉公及三世先公像東西廂如其數
以藏祭器而齋宿寓焉壯麗嚴整有加於昔中作石橋橋南左右
爲碑亭前作大門榜曰敕賜范文正公忠烈廟經始於是年九月
九日閱兩月而廟成直聞之士之能任天下之重者必以天下爲
心心之欣戚主乎人而不私於己是以天下爲心者也以天下爲
心則人庶其有濟矣初公未顯時已欲任天下之重嘗曰士當先
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夫憂人之憂而欲免其憂使人
皆樂然後與之同其樂此豈小丈夫然哉孟子曰禹思天下有溺
者猶已溺之稷思天下有飢者猶已飢之公之心猶是也故其德
業之盛不愧乎古人豈特著於西土也哉嗚呼士不以天下之重

自任者多矣不以天下之重自任則其所存所行一主於爲己人
之利害不少槩於其心而又悻悻然自以爲得功烈之卑無足怪
也而所以爲士者果當如是耶然則公之孫與邦之人士及四方
之來者拜公之廟慕公之功業必當師公之心充之以仁義而力
行之於公其殆庶幾乎故爲之記而道予之所聞使刻諸石以告
焉凡以資來助者其姓名皆載之碑陰

重修一拂先生祠記

葉向高

一拂先生者宋熙寧中上流民圖鄭公俠也罷官歸止餘一拂故
稱一拂先生先生吾邑人其祠於此者以嘗從其父監稅江寧讀
書清涼寺後人卽其地祠焉也嘉定中易先生名爲介今祠名仍
稱一拂者以此邦人習焉不欲改也祠久圯廢金陵太史焦公重
新之予惟先生聲名在天壤忠義在簡編魂魄在名山俎豆在郡
國千秋無斁爲徘徊者久已讀先生傳及謚議而歎曰嗟夫世之
淺窺乎先生也彼以流民一圖爲先生重耳夫先生力拒權相之

招至啗以美官而不顧屢觸羣姦之怒至中以危禍而不辭汲汲
皇皇為萬姓請命此其人豈僅以敢言慷慨自表見者銀臺之疏
一上人主至感歎咨嗟徬徨不寐舉其平日君臣間日夜講求以
為振古之事業者一旦而幾於盡格是時元老大臣如富韓諸公
力爭而不得而先生以監門小吏乃能得之其精誠力量為何如
乎先生一爭於安石而危勝再爭於惠卿而遂不勝新法之行而
罷罷而復行先生之竄而歸歸而復竄以卒成元豐紹聖之禍焉
此天也非先生之所能為也吾讀先生前後疏語皆忠憤激烈至
用兵之利害羣小之姦邪反覆開陳無所顧忌千載而下猶足寒
心宜其足以感人主之心而動其聽使世之臣人者皆如先生天
下豈有不可為之事哉先生之志雖不售而精忠勁節已足暴於
天下萬世無所復憾獨惜元祐彙征之時僅以廣文一秩置先生
於遠郡而無能推轂同升以究先生之用則司馬諸賢亦有不得
辭其責者後之議先生謚者曰介夫介然特立於眾小人之中猶

可及也介然特立於眾君子之中不可及也斯其為知先生矣夫
金陵自六代來寄跡者不知其幾皆湮沒無聞而先生讀書一片
地經今五六百年草木猶香廟祀勿絕回視半山之亭不啻霄壤
然則監門小吏其所得固已多矣

龍場王陽明先生祠記

羅洪先

予嘗考龍場之事於先生之學有大辨焉夫所謂良知云者本之
孩提固有而不假於學慮雖匹夫匹婦之愚固與聖人無異也乃
先生自敘則謂困於龍場三年而後得之覺有甚不易者則又何
哉今夫發育之功天地之所固有也然天地不常有其功一氣之
斂閉而成冬風露之臧薄霜霰之嚴凝隕獲摧敗生意蕭然其可
謂寂莫而枯槁矣鬱極而軋雷霆奮焉百蟄啟羣卉茁氤氳動盪
於宇宙之間者則向之風霰為之也是故藏不深則化不速蓄不
固則致不遠屈伸剝復之際天地且不能違而況人乎先生以豪
傑之才邁往之志振迅雄偉脫屣於故常於是一變而為文章再

變而為氣節當其昌言於逆瑾蠱政之時撻之朝而不悔其憂思
懇款意氣激烈議論鏗訇真足以凌駕一時而託名後世豈不快
哉及其擯斥流離於萬里絕域荒煙深箐猩鼯豺虎之區形影子
立朝夕惴惴既無一可騁者而且疾病之與居瘴癘之與親情迫
於中忘之有不能勢限於外去之有不可展轉煩替以成動忍之
益蓋吾之一身已非吾有而又何有於吾身之外至於是而後如
大夢之醒強者柔浮者實凡平日之所挾以自快者不惟不可以
常恃而實足以增吾之機械盜吾之聰明其塊然而生塊然而死
與吾獨存而未始加損者則固有之良知也然則先生之學出之
而愈長晦之而愈光鼓舞天下之人至於今日不怠者非雷霆之
震歟前日之龍場其風霰也哉嗟乎今之言良知者莫不曰固有
問其致知之功亦莫不曰任其固有焉耳亦嘗於枯槁寂莫而求
之矣所謂盜聰明增機械者亦嘗有辨於中否乎夫良知之處寂
然不啻風霰之斂其形其速發而善應不啻雷霆之鼓其機而人

之憂愉恐喜弗順拘肆之態磊砢出沒於胸中日不知其凡幾又
不啻一龍場也然未有知之而動忍者彼其根株蔓引之潛滋而
勉強格禁於既發此雖困頓扼抑之極將亦何益於進退也生於
憂患死於安樂豈亦有待其人乎蓋憂悔吝而後可以言補過齊
天壽而後可以言修身大受而不懼者內無所繫者也苦難而不
入者近有所安者也龍場固傳舍也先生遇之一以為風霰一以
為雷霆非先生其人荒煙深箐猩鼯豺虎故區而已矣誰為過之
誰為禍之世之勢位加於龍場何限考其所至猶傳舍然而人之
遇之者亦如逆旅之過目吾又未嘗不有感於賢愚相遠而歎先
生厚自貽也先生去龍場四十有三年而後有祠又三年予始為
之記

象祠記

王守仁

靈博之山有象祠焉其下諸苗夷之居者咸神而事之宣慰安君
因諸苗夷之請新其祠屋而請記於予予曰毀之乎其新之也曰

新之新之也何居乎曰斯祠之肇也蓋莫知其原然吾諸蠻夷之居是者自吾父吾祖邇曾高而上皆尊奉而禮祀焉舉之而不敢廢也予曰胡然乎有鼻之祠唐之人蓋嘗毀之象之道以為子則不孝以為弟則傲斥於唐而猶存於今毀於有鼻而猶盛於茲土也胡然乎我知之矣君子之愛若人也推及於其屋之烏而況於聖人之弟乎哉然則祀者為舜非為象也意象之死在其于羽既格之後乎不然古之驚桀者豈少哉而象之祠獨延於世吾於是益有以見舜德之至入人之深而流澤之遠且久也象之不仁蓋其始焉耳又烏知其終之不見化於舜也書不云乎克諧以孝烝絜乂不格姦瞽眚亦允若則已化而為慈父象猶不弟不可以為諧進治於善則不至於惡不抵於姦則必入於善信乎象蓋已化於舜矣孟子曰天子使吏治其國象不得以有為也斯蓋舜愛象之深而慮之詳所以扶持輔導之者之周也不然周公之聖而管蔡不免焉斯可以見象之既化於舜故能任賢使能而安於其位

澤加於其民既死而人懷之也諸侯之卿命於天子蓋周官之制其殆倣於舜之封象歟吾於是蓋有以信人性之善天下無不可化之人也然則唐人之毀之也據象之始也今之諸夷之奉之也承象之終也斯義也吾將以表於世使知人之不善雖若象焉猶可以改而君子之修德及其至也雖若象之不仁而猶可以化之也故因安君之請而推本於舜德之入於人者深澤流於遠且久者有如斯云

常熟縣二烈祠記

唐順之

昔人論女子從一於夫比於臣從一於君之義自古奸人篡竊而其故臣不幸以才見籍錄於斯之時彼有棄瑕用讐之圖而我有伴合觀讐之便苟其黨有可攜事有可濟則逞於一擊以誅讐而復國若王司徒之於卓段司農之於泚此其勢逆而其事之難以必者也彼有棄瑕用讐之圖而我堅委質策名之誼寧死而不二其心寧死而不二其君若豫讓王蠋之說此其勢順而其事之可

以必者也二者其所處不同而其要於自盡則一也是故生也而無迂身於徼倖之嫌死也而無自經於無濟之愧女子之於夫則亦有然者矣嘗讀史所載孫翊妻之事而壯之當二兇貪於翊妻之色而殺翊也妻既見窘逼於是藏機匿哀陽許二兇以婚而緩其期陰結故將爲援須二兇以婚入而遂刃之雪不其天之憤於閨闈杯酒之間斯亦可快矣若夫二烈之事則異於是其夫以羈旅浮寄江壖非有可以豫藉之勢環而指者皆兇人之黨也非有肘腋可結之援方張島之誣其夫以盜而沈之於江島遂欲室其婦而島之黨欲室其女於是婦與其女倉惶闔門自刃以死嗚呼可謂烈矣雖然二人者豈不欲手拞讐人之胸如孫妻之爲以報夫與父哉而勢有不能也則一死而其事辦矣故嘗合孫妻與二烈之事論之苟機有可乘而速忿以必死則殺身而無益苟事無可濟而濡忍以有俟則危逼而近辱此亦其所處不同而其要於自盡則一也二烈死時兇黨哀其口而焚之其事祕無人能發之

者後數年巡按陳君蕙詞得其事島與其黨始伏辜此蓋足以見節義之氣有時而必伸淫兇之誅有時而必不能追也歟二烈者固不必手拞讐人之胸而後爲快矣事既白於是知縣羅君鴻爲之立祠以祀扁之曰二烈而無錫安君如石請予爲之記嗚呼此義行不特所以勸節其亦深所以懼兇也歟是有關於世教大矣烈婦某姓其夫某姓而逸其名相傳自通州而徙常熟之某鎮也

明文在卷五十六

明文在卷五十七目錄

記

東林書院記

重修胡文定公書院記

平山書院記

重修浙江貢院記

王守仁

彭時

王守仁

王守仁

明文在卷五十七

常熟薛熙纂
無錫高菴生訂

記

東林書院記

王守仁

東林書院者宋龜山楊先生講學之所也龜山沒其地化為僧區
而其學亦遂淪入於佛老訓詁詞章者且四百年成化間今少司
徒泉齋邵先生始以舉子復聚徒講誦於其間先生既仕而址復
荒屬於邑之華氏華氏先生之門人也以先生之故仍讓其地為
書院以昭先生之跡而復龜山之舊先生已紀其廢興則以記屬
之某當是時遼陽高君文豸方來令茲邑聞其事謂表明賢人君
子之迹以風勵士習此吾有司之責而願以勤諸生則何事爰畢
其所未備而亦遣人來請嗚呼物之廢興亦決有成數矣而亦存
其人夫龜山沒使有若先生者相繼講明其間龜山之學邑之人

將必有傳豈遂淪入於老佛詞章而莫之知求當時從龜山遊者不無人矣使有如華氏者相繼修葺之縱其學未即明其間必有因迹以求道者則亦何至淪沒廢置之久而又使其時有司有若高君者以風勵士習為已任書院將無因而圯又何至化為浮屠之居而蕩為草莽之野是三者皆宜書之以訓後若夫龜山之學得之程氏以上接孔孟下啟羅李及晦庵統緒相承固無可疑而世猶議其晚流於佛此其趨向毫釐之不容於無辯先生必嘗講之精矣先生樂易謙虛德器瑳然不見其喜怒人之悅而從之若百谷之趨大川論者以為有龜山之風非有得於其學宜勿能之然而世之宗先生者或以其文翰之工或以其學術之邃或以其政事之良先生之心其殆未以是足也從先生遊者其以予言而求先生之心以先生之心而求龜山之學庶乎書院之復不為虛矣書院在錫百瀆之上東望梅村二十里而遙周太伯之所從逃也方華氏之讓地為院鄉之人與其同門之士爭相趨事若耻於後

太伯之遺風尙有存焉特世無若先生者以倡之耳是亦不可以無書

重修胡文定公書院記

彭時

崇安為建寧望縣武夷先生胡文定公之故居在焉宋乾統中已祠先生於學而文定公書院則自元至正辛卯彭庭堅始書院在今四隅里之興賢坊其制右為禮殿奉宣聖及四子侍坐像左為祠肖先生像居中而以先生子從籍溪致堂菴堂五峯四君子配焉祠之後有堂前有重門翼以廊廡名其外門曰文定公書院蓋以表崇先賢且欲以待來學也其意美矣然歲久滋敝近雖有修葺之者而棟宇傾摧凜焉欲壓天順八年秋八月建寧太守劉公行縣至崇安因入謁焉憮然有感乃捐已俸率鄉貢士暨文國子生藍璣輩各助貲庀材新之而命大使王仲董其事易朽除腐飾漫漶以鮮潔規制雖仍乎舊而煥然一新觀者為之起敬以是年十月始事三月而告成之明年夏太守考績至京語予以其

故且屬記焉竊聞崇安自名縣以來忠臣賢士之生多矣然道學之傳惟胡氏爲盛沂其淵源實自先生始蓋先生資稟絕異早聞伊洛微言於游楊謝三君子而以講明踐履於家成其子從俱爲大儒遂啟新安朱氏東萊呂氏南軒張氏之傳而道學益盛以顯至其平生著述皆有關名教而發明春秋之功爲尤大蓋春秋孔子之親筆聖人經世之志在焉非若他經可以訓詁通自左氏公穀以來傳注之行無慮百家文舛辭僻卒無定說聖人之宏綱大旨往往鬱而不明致使王安石詆以爲斷爛朝報直廢棄之不列於學官庸非聖經以眾說晦而安石無獨見之明故耶先生自壯年卽服膺是經心領神悟獨得聖人之精微當宋南渡時執經進講深見獎重及承詔作傳乃參考百家一折衷之以至理推闡微辭發明奧義其於扶三綱敘九法抑邪說正人心與夫尊王賤霸內夏外夷之意尤惓惓焉自是春秋之大義復明矣於戲周東遷而春秋作宋南渡而傳義明先聖後賢千古一心豈斯文之興固

自有其時歟鄉使安石幸而生先生之後得聞其說將崇信是經之不暇而何敢詆棄之耶惟其不幸出於先生之前不能超眾說以有見是以得罪於聖人取譏於後世也然則先生之於是經誠可謂繼往聖於既絕開來學於無窮其衛道息邪之功於是爲大矣我朝推崇先生列諸從祀誠萬世之公論而崇安乃先生鄉邑矧可無專祀以起後人之景仰也哉此太守所謂盡心於書院而不敢後也繼今學者仰而瞻其容俯而讀其書一惟其道德言論是式是循庶幾進德修業卓有成效然後無負於太守表章風勵之意太守名鉞字仗德世家安成爲贈學士忠愍公之子浙江憲副鈺之兄父子兄弟相繼以春秋第進士而太守爲政尤汲汲於重名節表風俗亦其學有所本且知所自云

平山書院記

王守仁

平山在酆陵之北三里今杭郡守楊公溫甫蚤歲嘗讀書其下酆人之舉進士者自溫甫之父僉憲公始而溫甫承之溫甫旣貴建

以爲書院曰使吾鄉之秀與吾楊氏之子弟誦讀其間翹翹焉相繼而興以無忘吾先君之澤於是鄉多文士而溫甫之子晉復學成有器識將紹溫甫而起蓋書院爲有力焉溫甫始爲秋官郎予時實爲僚佐相懷甚得也溫甫時時爲予言平山之勝聳秀奇特比於峨眉望之巖厲壁削若無所容而其上乃寬衍平博有老氏宮焉殿閣魁傑偉麗聞於天下俯覽大江煙雲杳靄暇輒從朋儕往遊其間鳴湍絕壑拂雲千仞之木陰翳蔽書院當其麓其高可以眺其邃可以隱其芳可以采其清可以濯其幽可以棲吾因而望之以含遠之樓蟄之以寒香之塢揭之以秋芳之亭澄之以洗月之池息之以棲雲之窩四時交變風雪晦暝之朝花月澄芬之夕光景迢遞千態萬狀而吾誦讀於其間若冥然與世相忘若將終身焉而不知其他也今吾汨沒於簿書案牘思平山之勝而庶幾夢寐焉何可得耶既而某以病告歸陽明溫甫尋亦出守杭郡錢塘波濤之洶怪西湖山水之秀麗天下之言名勝者無過焉

噫溫甫之居是地當無憾於平山耳矣今年與溫甫相見於杭而躋躋於平山者猶昔也吁亦異矣豈其沈溺於茲山固有不能忘情也哉溫甫好學不倦其爲文章追古人而並之方其讀書於平山也優游自得固將發爲事業以顯於世及其施諸政事沛然有餘矣則又益思致力於問學而其間又自有不暇者則其眷戀於茲山也有以哉溫甫旣已成已則不能忘於成物而建爲書院以倡其鄉人處行義之時則不能忘其隱居之地而拳拳於求其志者無窮已也古人有言成已仁也成物知也溫甫其仁且知者歟又曰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溫甫殆其人也非歟溫甫屬予記予未嘗一至平山而平山巖巖之氣象斯然壁立而不可犯者固可想而知其不異於溫甫之爲人也以溫甫之語者記之

重修浙江貢院記

古之選士者其才德行誼皆論定於平日而以時升之故其時有

王守仁

司之待士一惟忠信禮義而無有乎防嫌逆詐之心也士之應有
司一惟廉恥退讓而無有乎奔競僥倖之圖也迨世下衰科舉之
法興而忠信廉恥之風薄上之人不能無疑於其下而防範日密
下之人不能無疑於其上而鄙詐日生於是乎至有搜檢巡綽之
事而待之不能以禮矣有糊名易書之制而信之不能以誠矣有
志之士未嘗不歎惜於古道而千數百年卒無以改殆亦風氣習
染之所成學術教化之所積勢有不可得而逸焉者也雖然古人
之法不可得而復矣所以斟酌古人之意而默行之者不猶有可
盡乎後世之法不可得而改矣所以匡持後世之弊而善用之者
不猶有可爲乎有司之奉行其識下者昧古之道而益浚之以刻
薄猥瑣之意其見高者鄙時之弊而遂行之以忽慢苟且之心是
以陋者益陋而疏者愈疏則亦未可專委咎於法也若浙之諸君
子之重修貢院斯其有足以起予者矣浙之貢院舊在城西嘗以
隘遷於藩治之東北而苟簡尙仍其舊乃嘉靖乙酉復當大比監

察御史潘君倣實來監臨乃與諸司之長佐慎慮其事而預圖之
慨規制之弗備弗飾相顧而言曰凡政之施孰有大於舉賢才者
而可忽易之若是夫興居靡所而責以殫心厥事人情有所不能
矣無亦休其啟處優其餼養使人樂事勸忠以各供其職庶亦盡
心求士之誠乎慢令弛禁因使陷於非僻而後摧辱之其爲狎侮
士類亦甚矣無亦張其紀度明其視聽使人不戒而肅以全其廉
耻庶亦待士以禮之意乎於是新選秀堂而軒於其前爲三楹新
至公堂而軒於其前爲五楹庖滷器用無不備具又拓明遠樓以
爲三楹而上崇三簷下疏三道創石臺於四隅而各亭其上以爲
眺望之所其諸防閑之道靡不恪修夫然後入而觀焉則森嚴洞
達供事者莫敢有輕忽慢易之心而就試者自消其回邪非僻之
念蓋不費財力而事修於旬月之間不大聲色而政令行肅觀向
一新若諸君者誠可謂能求古人之意而默行之者矣能匡後世
之弊而無用之者矣諸君之盡心其可見者如此至其妙運於心

明文在卷五十七
五
術之微而務竭於得爲之地不可以盡見者固將無所不用其極
可知也是舉也其必有才德行誼之士如三代之英者出以應諸
君之求已乎工訖使來請記辭不克而遂爲書之嗚呼天下之事
所以弊於今而不可復於古者寧獨科舉爲然乎誠使求古人之
意而默行善用之皆如諸君今日之舉焉其於成天下之治也何
有哉

明文在卷五十七

